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一

炎興下帙一百一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盡其日

六月十一日甲寅劉錡及兀朮戰于順昌府城下大破其

軍兀朮敗走楊汝翼順昌戰勝破賊錄曰紹興十年

春天子以騎帥太尉劉公副守東都仍節制所領軍馬

繼朝旨精銳兵馬分戍陳汴隨軍老小屯泊順昌三月

十八日陸辭出城先以殿司二千人撥隸戍後束裝裹

糧越五日而後啟行絕江汴淮風濤險阻自臨安凡二

千二百里抵潁上以順昌之屬邑踰路兩驛而近水縈

紆曲折殆三百里太尉捨舟與屬官將佐先抵城下時

五月十五日太守龍學陳規倅汪若海洎兵職官吏門

首迎迓館太尉於羅漢院守倅既相報謁即往按視營

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兩日之間經區處尚未就緒十七日早太尉門首別提宮宋待制未及回陳守約相見出泰和縣申狀報太子人馬于五月十二日寇東京亟歸諭諸將戒飭士卒無致張皇其時選鋒游奕兩軍并老幼輜重舟船九百餘隻相去尚遠遣騎速追至四更後遂入城十八日辰巳間有探報虜騎已入陳州陳州距順昌才三百里闔城惶惑罔知所措而馬軍緣寨柵未定遂以羅漢院駐左軍普惠寺駐右軍前軍駐舊衙後軍駐毗盧院中軍駐臺頭寺而太尉遷維摩陀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與府治及家兩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機宜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謁陳守以朝廷先降到贍軍錢支發交之欲斂兵入城為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聞警報人皆欲去太尉獨

欲守城也繼而汪若海告別云某已沿有檄差徃行在稟議太尉因託以章奏附行尋聞挈家出南門矣十九日太尉與屬官并統兵官聚議吾軍方自遠來未及息肩已聞虜騎壓境諸公以為如何其間或欲守禦或欲復就便舟順流而下獨太尉激以忠義喻以禍福且曰某赴官留司今京師既陷未可之官賴全軍在此幸有城池粗可守禦顧此機會大不容失要當同心戮力死報國家諸公翕然同辭無或異議于是與官屬登城區處以後軍統制許青守禦東門中軍統制守禦西門右軍統制焦文通游奕統制鍾彥分守南門左軍統制杜杞守北門分遣將士明遠斥堠仍召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是日晚亳州把門使臣白忠等二人投某有劉彥克者劉豫時曾知亳州號爪角自東京同金賊已入

三朝北野集卷一百一十一
二
亳州亳州至順昌二百四十里繼投到王彥所差探事
人朱海張三斬之梟首于市又報金賊入陳州陳州至
順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後報金賊犯蔡州蔡州至順昌
二百七十里續報犯項城陳州屬邑至順昌一百九十
里又報犯泰和順昌屬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緣賊勢
逼近後聞太尉一意堅守皆雜運輻輳入城城中百姓
賴以安堵狀太守及州官骨肉絡繹出城皆渡淮而東
走太尉日夕城上親督兵將脩設戰具而城壘摧缺旋
加補貼芟雜榛子如笆籬笆僅存數十悉取偽齊所作
廢車以輶轅埋沒城上又諭州索居民門戶扇踏隨宜
懸掛僅能周匝其時新鄴延總管劉光遠以路便留順
昌新永康知軍柳俛緣太尉親以從行至是皆差就檢
察一行軍馬提舉四壁守禦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

六日之間為脩禦計食息不暇而探報日急而軍中相
與激勸爭先整治甲器且曰我輩自此出陝未曾立功
今才至此便遇大敵須是出力報答國家兼荷太尉存
卹到這裏要取一場富貴上下響應如出一心二十五
日金賊游騎數十涉潁河出沒城下太尉伏兵生擒銀
牌千戶阿赫殺阿魯通等說韓將軍先遣來城下探城
中事宜及有探報韓將軍翟將軍兩頭項在白沙龍渦
一帶下寨寨去城北約三十里太尉夜遣千餘人擊之
至二十六日早復與賊戰遂殺傷千百人辰巳間入城
太尉于北門犒勞即具捷奏以聞二十七日金賊馳報
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皆自陳州來增益兵馬至二十
九日合陳翟將軍一軍逼城自北之西自西之南自南
之東人馬約三萬餘騎太尉四門出軍仍激勵出城士

卒內外協應午已之間賊臨城放箭而柳知軍適在東門守敵箭中左足柳俛即拔箭就以破胡弓射之應聲而倒經發數十箭無不中者翼以神臂弓硬弩破之遂稍引去即以步兵邀擊慌怖四走奔小河人馬滄溺者不可勝計抵暮尚有鉄騎數千擺布河外復出官軍千數邀擊之大獲捷勝奪到韓將軍大小認旗十面并鉄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戰士還屯犒勞如初亦以上聞六月一日金賊尚留舊寨有擒到女貞及漢兒云已遣銀牌天使馳往東京告急于四太子矣初二日賊寨城東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以精銳五百人夜出劫之鄉導者引官軍直至中軍以鎗撒去毡帳有一披甲者夜呼曰留得我即太平竟為官軍所殺是夜陰晦歎雨時電光所燭但見秃頭辮髮者悉皆殲之其殺傷比之前

日兩戰為最初三日戰士歸城亦以捷狀奏聞初四日初五日金賊相持如初伏兵擒到女貞具道殺傷甚多且乏糧食有建議者愿乘此屢捷之勢順流乘舟全軍而歸太尉乃會諸統兵官于西門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機會天造地設况已屢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賊與官兵多寡不侔狀業已至此可前進不可退却賊營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領衆兵來援萬一諸軍遽舍順昌不惟前功盡廢一軍老小當此倉卒擾攘豈敢盡保無虞賊衆追襲首尾相失將至狼狽大有不可言者馴致侵擾兩淮驚動江浙則吾輩平生報國之心死為誤國之鬼雖萬死何以謝天下愿諸公堅忠孝心誓與此城俱存勿與此賊同生此言不食天實臨之于是諸統兵官皆愿奮不顧身罔有退志齊以警戒之念曉諭將士人

人咸歆効命欣狀待敵初六日太尉遂以東門北門外泊舟船悉沉河底示使死戰不為東歸計俄報四太子入太和縣輜重前驅已與龍虎諸首營寨相接連夜穎河繫橋渡軍馬初七日四太子至亦與諸首連接下寨人馬蔽野騾駝牛馬紛雜其間毡車溪車亦以數百至于攻城戰具來自陳州糧食器甲來自蔡州散遣輕騎巡綽城下有叩城以手擲揄曰城裏人只有三個日頭裏至晚以前日陷陣人曹晟荷團枷賣實封文字放回太尉得之慮賊為詭計以惑衆心不啟封而焚之初八日四太子疏責諸首前日用兵之失諸首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馬非日前比前往一以當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國王臨陣自可備見蓋四太子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越國王也即下答曰順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來日

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狀太尉發策戰守忠義自持仍以方畧授諸將佐顧視羯戎逆天悖道貪黷無厭平時憤激直欲氣吞此賊以謂不且憂也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將軍翟將軍人馬環合城下兵甲鉄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旂幟錯雜大小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軍也而順昌東西兩門受敵賊睥睨東門瀕濠待敵太尉亦自東門出兵應之城上發鼓即與交鋒轉戰踰時賊復大衄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有鉄浮圖之號托義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官軍殺傷先以槍搨去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極力開敵

自辰至戌賊大敗遽以拒馬木陳之少休城頭鼓聲不絕迺出羹飯坐餉戰士優游閑暇如平常時賊眾望之駭披靡食已即來以數隊趣戰聞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大破之無何有悞傳令令少却官軍遂稍引後賊眾併擁逼壕而溺水者一百餘人而選鋒統制韓直身被一槍三箭幾致溺死賴有一虞侯挾以上馬而歸虞侯與馬皆中箭被血淋漓狀餘勇尚未衰也其餘中傷稍輕可者尤欲再出接戰是日西風怒號城土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辨賊屍斃馬縱橫枕藉掩入溝壑間及墮井者不知幾何旗號器甲積如稻麻葦竹方其接戰時鄴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單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聞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乃力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杖者十

損七八當其敗衄時城上見有官軍歸城車馬自寨而北復渡河而去賊初涉壕耀兵張勢云嚇城既而官軍歸城直欲奪取釣橋望城放箭落如雨至用响箭與窄柳箭者城上悉以破胡弓及神臂弓臨下射之人馬自退自後東而南轉而之西連亘西北薄城而營長十五里濶十餘里至曉發雷聲振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來或未之聞然賊營中嗥呼喧譁自夜達旦時有金人傍城屬耳以聽城中肅狀雞犬無聞以是自可見勝負之兆四太子帳前以甲兵環衛持燭照坐賊徒皆分番假寐馬上深懼官軍夜擊之十一日大雨傾注賊于營外坦鹿角柵柵外周以壕澁洞各五尺許正角督二雨亦稍止太尉出百餘騎撓之賊眾悉皆掛甲挽弓以護兩復大作官軍擊之晝夜不得休息十一日早賊營發雷

聲如昨日太尉編詣諸營撫勞官軍及安慰中傷之人
蓋家至戶到人人皆得其驩心且雖被傷中猶欲抵死
報答太尉俄有探報四太子作筏繫橋甚急人自到此
日給炒麥數合疲困已甚皆思北歸至晚抽摘人馬過
河狀不復發雷只擊鑼數聲而已十二日早尚立砲架
置摧牌斤斧不絕虛立旗幟以疑城上蓋緣潁河暴漲
冲激橋筏人馬數千隨亦被溺遂復繫橋連夜以濟兩
日之間收集屍首隨處焚化至有數十人作祭者亦有
燒半殘者或為潁河水漂泛或半為烏鳶所食雜以馬
屍牛首彌望遍野及晚拔寨盡走即具解圍奏聞則營
中砲架摧牌雲梯拒馬木敗甲破車積堆如山弓刀箭
槊亦委之而去狀猶有潛匿山林間以伺襲至十三日
十四日悉出境上復會于陳州四太子反怒三路都統

韓翟二將軍人以柳條撻之數十下如千戶毛可等皆
撻之百十下尋以三路都統守南京韓將軍守潁昌翟
將軍守陳州四太子龍虎大王各以所轄人馬同去東
京初龍虎與諸酋既敗遣銀牌天使告急于四太子天
使才到就龍德宮見之得報即索靴上馬出門告報士
卒頃刻而集經由陳州一宿措畫戰具糧食而行自東
京至順昌復往千二百里首尾不過七日何其神速如
此而太尉在圍城時奏求援于朝得報差行營左護軍
統制王德率全軍來順昌策應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後
王德方且以文移來問賊勢動息至二十三日卯時以
數千騎至城下太尉邀入具飯飯已憇于子城樓上至
申時即出門乃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報
數日傳聞德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金賊在城

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太尉以方禦敵未敢輕
為進止既至賊退十日後又被旨先發老小往鎮江府
駐劄遂津遣老小輜重并中傷戰士船載而行以左軍
統制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俄聞王德者申宣撫司云
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其誕謾舉皆類
此敵國相去未遠萬一事或蹉跎為害不細狀太尉恬
若無聞未嘗畧介懷也順昌土城且素無備迨茲賊已
來陳守始率居民築牛馬墻賊既退後方置砲座比之
軍中所放砲爭五十步先軍中置令牌每遇出戰除守
禦外非帶號掛甲者不得登城惟順昌官軍土豪不許
預分毫事城中居民各合戶守家內外肅靜無有犯者
初破金賊陳守送到煮酒十數石聞守犒勞戰士一杯
而已再戰退賊後市戶以麵六千餘觔猪百口來獻隨

即分付諸軍人不過得麵半觔肉數兩至第三戰太尉
不免諭陳守畧與犒勞官軍但各人給粟米一碩及赴
倉請之有止得蛀麥 蚪者其間有不願請者甚多至
是定陳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屬守城恩賞且言措置
守禦督率將佐犒賞戰士遂至成功雖太尉依應保明
聞奏將士頗懷不平方當圍城太尉曉夜城上寢食皆
廢閱月之間畧不以家事經意故能激勵軍心皆為之
用遇臨敵則躬親鼓旗賈作士氣先下令不得斫級奪
馬及掠取一物一件至有效命如游奕統領田守忠中
軍正將李忠之徒恃勇深入率皆于殺十人而後死悉
取前後陣歿將士鑿埋瘞作大塚傍作屋數間命僧主
之作水陸道場以致資薦仍復存恤其家種種順昌北
門外初有居民瓦屋數十間恐為賊窺前期蕪之賊退

即訪元主酌以價直自始及終無毫髮擾民者城門四啟每得姦細即審問情狀詳悉而衆所不容者抵之遣回未嘗輕戮一人雖金賊亦謂自過南朝來十五年間無如此戰必是外國起鬼兵來我輩莫敢當也後以生擒生女真阿赫殺并契丹等五十餘人解赴闕下前項有妨功者移書權貴順昌城下無金賊止是兩河與諸路簽軍耳顧雖力詆奈如衆議何太尉初領兵不二萬當其圍城時城上備禦及防護老小營寨遇敵則又把路齧巷至于子城倉庫等處皆分兵守之其實出戰之士不過五千人當十萬餘衆自非明于料敵果于制勝安能以應不虞之變韓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者某于太尉亦云自捷奏到朝廷寵以鼎州觀察使再被制命建武泰節鉞皆懇辭至于再

三不欲先戰士而被賞繼而王人踵至使者踏來撫問寵賁優渥有加宸翰獎諭且有卿之偉績朕所不忘之語咸謂皇上酬報非常之功曷出前比仍降告千五百軸俾就軍前書填隨即繳納以謂不自朝廷給之為榮累得旨索本軍功狀枝定兩日方得具奏蓋緣節次出戰更番守禦分別功過不容或差至閏六月二十七日推排安全軍功賞逐隊列單甲姓名一一覆核實統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到金帶及金盃賞之其有過者則面疏其失勞績亦減將佐立功者以金帶及金盃賞之其過者則杖責之降而入隊至于戰士悉以前後所賜銀絹二十萬兩足第功賞之初田守忠李忠輩陷陣本軍將佐不即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責其能致力策應者仍給賞且出錢千緡揭榜許軍中論告僥冒戰功者按

以軍法如陣歿之家亦各優厚周卹斯又見太尉信賞必罰出人意表如此者某隨軒而來偶遭虜寇迨茲平寧敢以圍城前後所見叙為紀實筆墨荒澁甚無文采且將貽諸親舊至于解嚴之後以迄班師述事贊功當俟大手筆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

炎興下帙一百二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盡閏六月十八日庚寅

汪若海劉子曰朝廷以藍公佐之回和議頗變以龍神位

四廂都指揮使劉錡為東京留守兼節制軍馬以五月

十六日始次順昌而十七日兀朮之軍已壓境兀朮之

叛盟舉兵來祁州也以太教為名起國中之兵一頭項

入山東曰聶黎孛董一頭項入陝西曰三郎君一頭項

入西京曰李成兀朮興三路都統領龍虎大王韓翟二

將軍以五月十二日入東京初遣三路都統既下淮寧

來取順昌犯白沙劉某夜遣師晨至白沙相拒終日合

穀陣三路都統大敗而去乞援於兀朮未至間劉某驍

騎將閻克夜劫三路都統寨正中中軍連破五寨見羶

帳數重朱紅美車有虜酋急被甲呼曰毋殺我留我則
太平軍士不聽殺之其餘不及被甲因亂擊殺數百人
相枕藉死者莫知其數由此虛驚晝夜不敢下馬寢食
馬上寢食已而兀朮率重兵來劉聞其將至也會諸將
於東門上問策尚安出諸將或曰今已三大戰軍士夷
傷者衆若兀朮自來恐勢力不加不如權護老小渡淮
劉正色謂諸將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要一朝為緩急
之用安可見大敵而退况老小一動必不能全虜騎無
數十里之遠者若被追老小必亂甲士未能保何老小
之可全不如背城一戰于死中求生上足以報答國家
下足以取富貴請為諸軍五日內殺回兀朮衆皆以為
然人人激勵上下同心皆為剿敵之志于是壞櫓沉舟
以為決戰兀朮所號長勝軍至則責三路都統龍虎韓

將軍等不肯廝殺致敗軍馬之衆謂其衆曰誓與起順
昌城掉在溺河折三箭為誓一箭曰初九日早飯于府
衙折二箭曰能過車輪之下者皆殺折三箭曰婦人財
帛盡以賞軍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鉄勃屠又曰鉄塔兵
被兩重鉄兜牟周匝皆綴長簷其下乃有羶椀三人為
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
不反顧以鉄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克之自
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六月七日兀朮
自臨城於潁河北岸劄寨三十餘里約十五萬九日辰
時扣城西門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猶
華人言一日也劉出軍五千接戰自西門轉向南門又
轉自東門及東北角始與虜騎往來馳逐後直撞入虜
軍中手相扯捩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兜牟而刺之者

三朝士皇會編 卷二百二 二 勤志會
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相抱於城壕而死者血戰自辰時至申虜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兀术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扣東門射城上人着城上砲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弩射兀术既大敗乃移寨於城西門開掘壕塹自西南至西北約十餘里欲為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劉又夜使人劫之上下不敢寧處十二日乃盡走虜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嘗一敗于吳玠以失地利而敗今敗於劉以戰而敗疑是外國借來神兵兀术至泰和因得氣疾黃腫下血居縣門樓卧兩日至淮寧府龍虎者始敢獻言以為不當南來亦猶南人深入我地兀术怒諸酋之敗捷韓將軍九十柳條翟將軍八十柳條其餘或一百或二百哭聲徹天韓將軍頗出怨言曰我只為你

與和原壞了人情莫不疑貳住三日留翟將軍守淮寧府入東京欲往河北簽人有王山者言河北無正兵可簽只有百姓耳王山者兀术之舅用知穎昌府至是攜來欲令再守穎昌王山言今大國中只有兀术主兵權舉國中兵盡赴祁州所教之兵盡隨兀术除兀术所將一頭項每戰兀术親為押隊其餘頭項如龍虎韓將軍之徒皆無鬪志又其麾下皆不欲南來是以莫肯為用其所將孔彥舟鄴瓊趙榮之徒只單馬隨軍並無軍權兀术之順昌城下三郎君敗于陝西亦遣人告急焉王山言是日南家再有一頭項乘其弊可盡捉虜也但劉自金賊犯順昌見陳蔡以西皆自望風投拜又見舊知州王山在城下恐城中苟求性命有賣義于外者更不敢用順昌府官吏軍民充守禦既分其兵城上又分其

兵城中逐巷口擺列故每遇令牌一過即百姓寂無一人敢出戶者止有兵五千人可以出戰計劉所統不過二萬人中止又止用五千擁其舉國精銳之師即今諸大將所統或十萬或二十萬使乘騎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兀朮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兀朮之在東京譬如取大魚當遠其索而用之不必聚天下師以圍東京今諸帥惟淮西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窮之路俾西京之兵道河陽渡孟津俾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 降其黨契丹黑水渤海諸國必各為其主而自立則兀朮可不戰而禽女真可不加兵而滅何則我今以淮西京西淮東陝西四路之兵共圍兀朮是以四易而攻一難我今以淮西自固

根本而以東西淮東陝西出其不意是以四難而攻一易兀朮見天下之師盡圍之必以死戰故曰一難兵法曰勿攻其所難如遂為之是兀朮之攻劉錡也今舉國之師盡聚于東京我仍直以河朔之民必響應兀朮可不戰而擒也兀朮一敗于順昌倘又敗于河朔則符堅之事其果見于今日矣且堅淝水一敗安能滅苻氏故曰契丹之屬必自立則女真可不用兵而滅也今聞淮西之師得毫便還義士莫不搥腕甚為朝廷惜之恐人見淮西之班師弗察虜情之強弱故躬往戰地或訪親見臨陣之人或執被虜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以脩朝廷之採擇焉

十三日丙辰岳飛統制牛皋敗金人于京西
十六日己未永興軍路經畧使郭浩統制趙建元攻金人

于醴州破之克醴州

王德至順昌府 劉錡在順昌府受圍也屢乞援師于朝廷詔王德應之是日也德至順昌而金人已退順昌矣

劉光世軍和州

二十一日甲子吳璘軍統制姚仲尚起樊彥鄭師正以兵援郭浩及金人撒离唱戰于鳳翔府大破其軍

二十二日乙丑司農少卿李若虛與岳飛計議軍事金人敗盟朝廷遣李若虛往鄂州軍周聿往建康府軍周玠

往楚州軍各計議軍事若虛到鄂州日飛已進發是日若虛退至德安府見飛言兵不可輕動且班師飛不從

是時諸軍皆已進發若虛曰面得上旨不可輕動既已進發若見不可進則當以詔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

飛許諾遂進兵

二十三日丙寅岳飛軍統領孫顯大破金人排蠻千戶于

陳蔡州界

二十六日己巳劉錡加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沿淮置制使

韓世忠軍統制王勝敗金人周太師鵬辣孛董于淮陽軍閏六月一日癸酉朔張俊軍統制宋超敗金人于永城縣

宋家村

五日丁丑涇原路經畧使田晟及金人戰于涇州 是役田晟有怯敵之意令軍中捲旗而出眾知其必退矣故未合而遁

彰武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郭浩加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安撫使

楊政加武當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定國軍承宣使

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吳璘加鎮西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

十三日乙酉復陝西赦 眷惟陝右初復版圖深念瘡痍之遺未給朝廷之德蠢茲羯虜懷彼狼貪詭計潛師實同寇盜背天違衆薦肆侵陵蹂踐我土疆蟲賊我黎庶幸賴神人助順宗社降靈將士摧鋒爭賈無前之勇吏民狗國共堅不貳之心捷奏倏傳師于再克尚以蜂屯假息虎張戒嚴介胄苦暴露之勞丁壯疲轉輸之苦由朕菲德致爾沾危惕若厲以疾懷軫如傷而在已宜敷渙澤之渥用慰西土之民於戲擊虜以殄滅為期方折衝於萬里得道者多助之至況有臣惟一心尚賴帷幄協謀爪牙宣力庶永清於四海庸共底於丕平咨爾多方體茲至意

閏六月十八日庚寅王之道上皇帝書 臣聞兵法曰未

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于不筭乎又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其言具在昭若日月信如四時後之用兵者不可不鑒也恭惟皇帝陛下比以虜人犯順入寇郊畿踵命諸將出師恭行天討茲固子犯所謂師直為壯者然而不知陛下宵旰之暇亦嘗為廟筭計邪其未戰而勝耶其未戰而不勝耶臣雖至愚竊嘗為陛下籌之且有義兵有應兵有驕兵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教加于已不得已而動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利人民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今以吾之義兵而

三朝士見會編 卷二百一
六
敦彼之貪以吾之義兵而敦彼之驕其論妙筭之勝與
不勝固皎然也若曰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
不知彼每戰必敗則所謂知彼知己實戰之所先急不
知群臣為陛下計亦嘗言及此乎陛下自謂宗廟社稷
生靈之計亦嘗慮及于此乎彼知可勝者果有幾乎我
可勝者果有幾乎我之所不可勝者其相當乎抑亦有
優而不劣乎昔之善為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常使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此所以不戰而屈人之
兵也臣請為陛下言之且強弱衆寡之不敵也尚矣以
強弱言則劉固非項敵也以衆寡言則曹固非袁敵也
而項卒歸於劉袁卒歸於曹者豈有他哉得其道則雖
弱能強雖寡能衆失其道則雖強易弱雖衆易寡爾臣
觀虜有五敗陛下有五勝虜雖強且衆固無能為矣然

在我有未必勝者三又安得不自知也且虜專事攘功
而陛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虜專奸詐而陛下一本忠
信此德勝也虜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
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已增幣俯狗講和之請莫與
天下休息此仁勝也虜自兀木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
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
遷之難方虜先約請和許還兩宮群臣以為不可獨聖
意薦於孝悌幸其必信斷朕從之此義勝也虜前後專
以和議欺罔國家劫質二帝屠戮萬方天下之人恥失
其君悼喪其親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久矣陛下頃
緣王倫與之為地復聽其和當是時下而匹夫牧子皆
以為虜人得計而陛下失計蓋古所謂和戎國之福者
為其有以休兵息民也今兵不得休民不得息於養兵

之外歲取於民以供谿壑無厭之欲一有不滿其勢必至興師雖久近未可知而理所不免臣每念及此未嘗不痛心疾首至于無如之何輒復自寬曰福分禍所伏禍分福所倚一是一非一失一得夫何常之有哉虜人之得計所倚謂禍也安知不為福所倚耶和之必至于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變自彼則禍小變自我則禍大禍小則可轉而為福禍大則滅亡無日矣速在三年之內遲在五年之外自彼則彼實先之自我則我實啟之今虜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寇臣狀後之虜人向之所謂得計者今為失計而陛下向之所謂失計者今為得計向得而今失者禍兮福所伏也向失而今得者福兮禍所倚也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狀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

唐肅宗詔九節度討安慶緒重以郭子儀李光弼皆一時元功難相臨攝特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師次鄴南方與賊對未及戰而潰史臣以為王師無統進退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金者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臣所謂可必勝者此其一也齊景公召司馬穰苴為將以扞燕晉之師穰苴辭以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服愿得君之寵臣以為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後期不至穰苴斬之以徇三軍士皆為之震慄由是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渡而解盡取所亡邦內故境以歸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者不可謂不親附矣而罰終不行緩急果可用哉臣所謂未可必者此其二也今日之兵分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分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分隸楊沂中者則曰楊家

軍分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讐相防如盜賊自不能奉公惴惴狀惟恐他人之奉公而名譽賢於己也自不能立公惴惴惟恐他人之立公而官爵軋於己也且其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想其中心必不能效相如之屈于蕪頗寇恂之不咎賈復先國家之難而後其私怨安能保其自不為敵國而以丹相向耶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三也又况兀朮所領之兵無非脅從瓦合猶能自號元帥以統初不聞其契丹自為一軍而各聽其本國之號令也今不置統帥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虜自與我角前后無慮數百戰虜未嘗不勝我未嘗不敗者非虜能自勝特我師不戰而潰遂成其勝爾夫所以不戰而潰者非它不畏我而畏敵故也使皆畏我而不畏敵虜亦何能為哉今罰不行

于三軍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春秋以來如晉楚用兵以將帥不和而敗績者多矣惟是虜人前後驅迫鄰國入為邊患逮二十年未嘗聞其有違衆犯令自為釁隙以相攻者今諸將不和無以分之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陸贄奏李晟建徽楊惠元李懷光四節度狀云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曷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如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第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隙滋甚而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憤所竊實堪疚心由是言之臣前所謂可勝者五恐不且恃以勝而所謂未可必勝者三恐不可不深思熟計而求其所以勝也臣愿陛下慨然奮發自謀諸心選擇者德素負天下之望者

三朝士野會編 卷二百二
謀及龜筮謀及士庶龜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以朕後下
明詔遣鋒車而詔馬逮其入見陛下避正殿親出玉音
而諭之曰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予一
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愿將軍率
師應之將軍既已受命陛下乃齋戒告於太廟灼龜卜
吉以授斧鉞如武王之命太公望朕後遣行先行之數
日遣誥諸軍曰予一人以爾諸軍元帥不立日夜憂恐
貽一國三公其誰遠從之謂今謀之卜筮卿士庶民蔽
自予一人心志得元老其俾統六師自閩以外咸得制
之邦有邦典軍有軍政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毋
或不和不靖自底于罪而為將軍者臨屯之日又能拊
循士卒同其甘苦上不失于閔羽之驕下不失于張飛
之恤有所不誅誅必及其大而威有所不賞賞必及其

小而明夫朕後勒兵赴敵臣見其一戎衣而天下定不
得專為有周美矣伏望陛下追懷祖宗積累之難果付
之重痛憤父兄戮辱之苦睽隔之憂矜念軍興以來犬
羊所至積屍腥于草木流血卅于州原毋以臣人微言
輕遂忽而不聽遂棄而不用古語云投機之會間不容
穢又云後將噬臍悔可及乎臣愿陛下不惟衆口所奪
斷自宸衷而必行之使異時獲投機之功而免噬臍之
悔實天下幸甚臣之狂瞽不獨今日當紹興八年六月
王倫使虜還虜遣使隨倫報聘臣於是時固嘗有書致
之前吏部侍郎魏矼以述和議有九不可一可之說當
紹興九年五月和議既定淮上興役以備兩宮未歸宿食
供項臣於是時亦嘗有書致之前左諫議大夫曾統言
迎奉兩宮有五事當為先務之急惟臣區區憂國愛君

之心無易二書重以家貧地寒遠去軒陛不獲自達是用致之魏矧曾統庶幾其有聞於陛下不圖今日乃見茲事似與臣意有相符者雖然亦非臣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故敢復盡千慮一得之愚獻于闕下位卑言高罪在不貸惟陛下憐其愚忠而曲賜保全無使天下以臣為戒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十八日庚寅盡其日

上魏侍郎劄書之道竊聞之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以謂人有所長不可以其微賤故忽之也之道比緣赴調居于臨安之隘巷者八十餘日朝夕獲聞閭之言似有可取言輒敢以其所聞上讀聽覽惟執事擇焉其言曰王倫使虜還虜遣使隨倫報聘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馳百姓墜于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又復縱倫賣國引賊入家以闖我虛實排辦館待之其所至騷然甚于被盜夫虜人之為盜也非特今日向之盜也以其衆今之盜也以其使盜之志利得子女玉帛爾不以吾之所以館待者過禮而遂已也

今有被盜者家徒四壁立復不自量又從而東借西乞以其所有而夸于盜其不為盜之招者幾希頃年章誼孫近使虜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虜使之来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使其副造朝不惟有以褫禽獸之魄而奪其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議和有九不可而一可之道聞此言如醉醒如夢而覺因謂同舍郎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茲殆所謂一得者乎請試為執事陳之父母之讐不與同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虜人昨犯京師自徽宗皇帝明德皇后以下悉從播越今茲上仙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况淵聖之與六宮尚因沙漠四海共憤恨不得剗其肝食其肉為人子弟者義當何如此其不可和一也當唐德宗時吐蕃因沙堡之敗懼而

求和宰相張延賞入馬燧之言請于德宗從之當時諸將獨李晟以為不可諸相獨柳渾所言與晟意合曰豺狼之性非盟誓可結已而吐蕃果劫盟如晟渾言此其不可和者二也和戎所以息民也此臣民厭亂久矣孰不欲其通和而幸其休息哉今與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覆車之轍而懼其蹈也必欲議和是拂民心民心則天意也天可違乎此其不可和三也頃自車駕南幸虜立劉豫于濟南以有中原之地歲責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墜失一旦以計廢豫盡豫所藏担囊揭篋倒廩傾困而去若取諸懷不煩顧指而我師以君伐臣睥睨累年終不敢進非虜勇而豫怯我弱而豫強也蓋緣既已臣事虜人則猶子也為人子者固不虞其父之見逐豫如反手之易為豫計者亦初不謂

豫曰汝於虜非有父子之親徒以我之廢吏故立汝以
為得志必將與我抗而為己之捍蔽也抗我則所以事
己者不敢不至豫既挾虜以抗我則其於我也不復若
虜之不虞其逐也且日夜求所以勝我惟恐其不勝而
見擒是則我之所以不能取豫者以豫視我若讐而豫
之所以見執于虜者以其待虜者過于親也今虜欲和
是以劉豫畜我此其不可和者四也當寶元康定間契
丹以重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意在劫取關南十
縣朝廷命右正言富弼為報聘之行仁宗重念兩國生
靈之故許其屈已增幣而契丹平逮卒事弼不肯受賞
曰此非臣之本志也嗚呼世傳其忠言至于此賈誼之
流涕痛哭不為過也遂事不諫之道尚何言哉狂臣之
謀國一至此邪今虜先約請和非出于謀則是厭兵而

欲結好於我以邀歲貢從之而歲罷兵則非特不能保
夷狄之不叛盟而乘我之間又恐諸克融輩變生不測
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橫賦重斂歲
貢谿壑無壓之求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于秦赤眉
黃巾之起于漢為禍殆有甚于夷狄者此其不可和者
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等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
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還朝廷度其
力果能保有之乎與其隨得隨失不若置之度外以俟
其力足以制夷狄徐為進取之計此其不可和者六也
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因于險阻艱難惟其履險阻艱難
而益挫益堅因能興衰撥亂而光祖宗之業刷父兄之
恥而見稱于天下後世若周宣復文武之土漢光之恢
疆宇是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虜藉此求和

則必割地以要我自此以往雖使王靈日張軍聲日振尚敢議恢復之事哉此其不可和者七也漢唐以來中國之待夷狄不過征伐之與和親征伐則將帥任其責和親則廟堂主其議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視國家安危存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意遇緩急則雖請援者駢肩于庭督戰者接武于塗方且傲視而不顧逗遛而不發日將在軍前命有所不受倘從虜盟而不與諸將議使虜誠和猶恐自疑而至于潰叛萬一挾詐如尚結贊之意在窺窬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復出兵矣此其不可和者八也李義璠嘗曰大國之使可當小國之君今主上以休息民為重固不憚臣事虜酋且以其酋為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虜使援此為言倨慢無禮不知朝

廷何以待之此其不可和者九也狀則所謂一可者孰可哉韓原之戰秦伯獲晉惠公晉遣陰飴生使于秦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曰必報讐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捨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其不狀于是秦伯說陰飴甥之對改館晉侯而歸之初不聞其以賄盟也今虜誠欲還二帝六宮於祖宗之故地而為德於我以要我盟曰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各守封疆世世子孫慎勿招犯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同舍郎曰子之所言九不

可理固狀矣所謂一可乃服而捨之如秦伯之歸晉侯也晉侯以三施不報有負于秦秦伯尚且歸之我徽宗皇帝初不聞有負于虜而生不得反其國死又且要其盟豈服而捨之道哉使虜無所要但以有負我遂歸梓宮之與天眷猶當悅于秦伯况不能如是耶為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苟惟不從是虜無意于盟我何罪也大抵主和者苟從目前之安遂忘父子君臣之義他日倘修先帝之怨亦不過臨時失信敗盟而已夫信者國之實民之庇言之瑞善之主也苟信不繼盟何益哉且自古失信敗盟未有不身罹其禍而殃及後世者不可不戒也不慎也之道今月初四日已嘗具稟目少見野人區區之意明日遂有無為之行不果再詣屏著銓伏小舟中因念古人身在猷畝心不忘君將

次宜興復紬繹前日臨安之有得于街談巷議者為之書以獻庶幾有聞于吾君吾相而使虜計無所施焉轉禍為福實在侍郎一言干冒威嚴無任惶懼之至上諫議曾統書之道不佞待次里社與木石鹿豕為伍不識治體不聞國論惟是區區愛君之心實寤寐不忘宗社危安存亡之長慮此無他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不念嫁而憂太子之幼亦其利害禍福有以相及不得不狀非過慮也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卒以陵夷我國家迄于今而不振方其設一謀施一計雖下而小夫賤隸咸能料其將狀且曰如是者姦也而若合符契不差毫厘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狀以為非姦非詐也惟恐其奉承之不暇以自取欺侮戮辱而終不悔且悟何哉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乎哉其

三朝士野集續 卷一百三 五
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矣嗟乎此言誠足以箴當世之膏肓也去年夏金人遣
使隨王倫報聘誦和之道是時調官臨安獲聞輿論有
九不可之說嘗欲掇拾鄙愚獻忠以裨廟堂未議晝夜
思惟將成復毀曰位卑言高罪也止而趣裝以歸行次
宜興復念古人在猷畝不忘於君之道雖不才奈何竄
名仕版其忍坐視安危存亡之機而不為一言也于是
慨然裁書託故人遣驛致之前吏部侍郎魏公玘以丐
有聞於上凡半年不得報側廢道路以謂金人歸我河
南故地奉還兩宮其為策不淺蓋以今日所用之將所
養之兵皆五路兩河之人婦我以地則不復限以爾界
此疆遲以歲月其勢必至解散茲殆以漢軍楚歌無以
異也兩宮播遷天下之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常有

不共戴天之憤而主上之所以宵衣旰食勵精政事注
意甲兵者豈有它哉亦欲掃除黠虜以刷父兄之辱而
光于祖宗也夫人怒則威威則勇驕則怠怠則弱我師
之不逮金人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而枝梧累年未嘗
敗衄者以其素所蓄積怒也金人意若曰此不可以力
勝吾當還兩宮以驕之彼既臣妾于我則將恃和弛備
狀後可圖也茲不必以商為鑒前日劉豫之擒猶未遠
又恐包藏禍心未易窺測其萬一也耶且事固有未見其
利而先受其害者淮西昨更兵火井邑聚落化為炎埃
比雖招徠流亡整葺廬舍狀餘民百無二三所謂井邑
聚落亦皆葦門圭竇多者總十數間少者不過四五椽
而已自春及夏監司守令以奉迎兩宮為名排備牲餼
次舍纖悉責具急若星火峻如雷霆貧窮盡于株求凋

三朝士旦會編 卷一百三十一
六
廢弊于營膳其奪民時勞民力固在所不論竊嘗以一
邑計其費不下五七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斯民正復
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猶將欣狀不爾雖食王倫之
肉可能謝哉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吊不可賀
者請以五事上讀聽覽庶幾朝夕造膝之際有獻于吾
君而備其採擇焉謹按魯僖十五年晉侯秦伯戰于韓
秦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將反國先使告國人曰
孤雖歸辱社稷矣衆皆哭愚以為淵聖之南來俟其渡
河即手疏以自訟可乎此一事也謹按僖公三十二年
晉人敗秦師于穀獲其帥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及晉
還三帥秦伯素服郊次卿師而哭以逐之愚以謂梓宮
及淵聖到日自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乃密諭河南所
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供帳之類悉去華麗采色而純

用布素可乎此二事也謹按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楚
人衷甲竊聞梓宮以下神櫬無慮于十百愚以謂委西
京守臣待其將至豫修陵寢繼遣一二十大臣泣葬中收
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狀後奉安及令諸道飭武備
以戒不虞可乎此三事也謹按唐開元全盛時明皇幸
東都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
優奴數百被以錦繡飾以群象而魯山令元德秀獨製
于為之歌遣樂工數十聯袂而歌之明皇見而嘆曰賢
人之言曰河內之民其塗炭乎因黜河內而陟魯山今
兩宮寂無來音而淮西一郡之民已有二十萬緡之費
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愚以謂兩
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行下
有司預辦數千疋之青布臨時設張以庇風雨而明詔

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費斯民可乎此四事也
謹按檀弓衛司徒文子問于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
葬則其服何對曰三年未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愚
以謂梓宮之還天子哭泣衰經以從檀弓未葬之禮可
乎此五事也是五者雖若無補於國家安危存亡實此
係焉昔齊仲孫湫來省魯難既歸齊侯問曰魯可取乎
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
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親有禮王霸之器也庸詎知兩宮來歸金人之使不
有若仲孫湫者乎愚是以知安危存亡實卜斯舉檀弓
曰子思之母死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
方于子觀禮子盍慎諸孟子亦曰滕定公薨文公五月
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

哀弔者大悅嗚呼斯禮也可忽哉至於金人之情偽則
愚已畧見于前及詳于魏公之書夷狄之不可信也尚
矣盟如皦日平涼之會猶或劫之今戎臣妾蓄我初無
誼盟夫以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于
用兵所不可知者特其遲速遠近而要不能免雖然昔
越王勾踐亦嘗臣妾於吳矣而卒滅吳以朝魯衛陳蔡
執玉之君愚以為謂今日計患在主上不能禮下群臣
以集其謀與群臣不能輔佐主上以雪其恥如越王之
報吳而不在臣妾于虜也不然危亡且在朝夕不識執
事以為何如祖宗積累至難宗廟社稷至重惟執事其
為國家念之干冒威嚴無任戰懼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

炎興下帙一百四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日壬辰盡十二月

二十日壬辰張憲克潁昌府

趙鼎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邵武軍居住 趙鼎聞金人敗盟用兵乃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誣以罪言之遂責授焉秦檜之憾鼎其始也鼎罷宰相出知紹興府檜具筵餞於浙江亭不留而登舟其成也鼎上書言時政其憾不可釋矣

劉光世回軍太平州

二十四日丙申張憲及金人戰於陳州 張憲克陳州岳飛令統制趙秉淵知軍州事

二十五日丁酉岳飛將楊成及金人戰於鄭州克鄭州

王勝克海州擒偽知州軍事王山 韓世忠遣都統制王勝率統制王權王升等諸軍取海州偽知海州王山及統兵官花太師至磨行與官軍相遇官軍擊退之去海州六十里勝令二更到城下諸軍齊進果二更至城下轉城不住擄舟趨城北城上以瓦礫拋擲亂擊舟人皆不顧而行逼曉至城北是時花太師退兵唯王山守城勝令諸軍分地攻擊勝坐于北壁壕下令諸軍早飯要曰米飯猪肉段子食畢先使塔材以長竹繫刀斷其釣橋繩釣橋落以大竹卷草如黃河卷掃樣使數百人推至北門下釣橋有妨碍處即以鋸截去之然後推入縱火凡三卷壅其門而火發守陴者于黑烟中擲磚瓦打火燒門盡打火亦滅有磚瓦蓋地地不甚熱行隊方鱗次于門外而第四隊周成先入行隊皆入城舉認旗于

城上衆呼曰周成第一功勝傳令盡開諸門諸軍自諸門皆入然火燒門道尚有燒在瓦礫之下舁水沃滅之治道而後勝入坐于十字街之民舍生執王山時花太師率兵到城下不及戰而退去父老僧道詣勝唱喏得罪勝曰國家以海州久陷偽境故遣官軍收復境土國家專行仁德不事殺戮各各安心照管老小父老再拜謝曰欲乞哀斂金銀犒軍勝曰官軍入境秋毫不犯不須衷斂金銀有如猪肉米穀犒諸軍一飯可也父老拜謝而去率斂城中猪羊牛馬并般担米麵犒軍勝受之給諸軍即時報世忠勝在城北居人猶未覺尚有賣糕者少頃攻城居人方稍避之世忠每出軍令諸軍秋毫不得擾民諸軍經過偽境路旁有農夫皆倚耒而觀二十六日張俊克亳州 金人復占河南以酈瓊知亳州

三朝士旦會編 卷二百四
劉光世遣使臣趙立齋書至壽春府孫暉就差一人同
往招瓊張俊亦遣二人齋書招之暉令南京進士蔡輔
世同立先往輔世遇亳宋人有相識者具以情偽告且
曰公見鄴侯未可直之當徐徐也輔世知其意遣立齋
書先行至門首者問之立鄴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
齋文字來招鄴太尉守者不敢隱遂送瓊所瓊不發書
而焚之枷立項送獄俊所遣二人猶未知乃作商賈入
城頴曲詣州衙計會通報既見瓊則出其文字瓊亦囚
之并文字解送兀术命陵遲處斬于京師瓊發二人之
次日亦解趙立行密諭部人從其去時輔世復回壽春
矣俊以大軍至城父是時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趨亳
與俊會於城父於是瓊謂三路都統曰夜又來矣其鋒
未易當請避之遂率眾遁去俊軍至城下百姓父老具

香花迎軍入城初起喜見國家軍馬出酒食餉軍

張俊退軍殺前知濠州楊珪于途中 張俊軍馬於亳州

一夜星斗光耀夜半後俄有纖雲倏忽滿空遂大雨零
霈甲士皆坐于水中徹旦退軍留宋起知亳州留兵千
人與之百姓失望楊珪者以子弟所授官仕劉豫後歸
朝自言是武功大夫而張俊以武功大夫授之俊方經
營淮北嘗曰當用諸練偽境事情者武臣為遣知州使
之經營淮北珪知之乃具劄子迎合俊意大喜遂令珪
知濠州珪用刑峻酷人不敢犯金人交還河南也珪受
代往宿州居于婦受館中見兀术獻取河南之策兀术不
用復還宿州是時俊軍馬到宿亳間珪迎之又獻平戎
書於俊俊知其投書兀术不忠乃與俱還殺之于途中
以逃亡聞揭榜召人捕捉之

三朝士野會編 卷二百四
趙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秦檜令王次翁
誣趙鼎知金人叛盟曾出怨言事故自郃武軍安置潮州
七月二日癸卯岳飛張應韓清克西京
六日丁未李興知河南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特轉右
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初金人犯西京河南兵馬鈐轄
李興聚兵迎擊收復伊陽等八縣又敗金人于河清縣
奪到藝祖皇帝御容乘勢收復鄭汝州偽河南尹李成
棄西京遁走于孟州興遂申朝廷乞差帥臣官吏湖北
西京宣撫使岳飛差兵官郝景焦元蘇堅方來會合至
是詔下就除興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仍
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訓詞褒美仍給真俸皆出
異恩也先是翟興嘗鎮撫司河南許以便宜行事許興
依翟興例是時張應韓清亦報收復西京矣

八日己酉岳飛及金人兀朮戰于郟城縣敗之 楊再興
單騎入虜陣欲直擒兀朮不獲殺數千百人而還身被
數十創

十日辛亥岳飛敗金人于郟縣 是役殺金人將何李朶
孛董

十四日乙卯岳飛統制王貴姚政敗兀朮于穎昌府中
楊再興王蘭高林歿于陣 楊再興王蘭以五百騎直入
虜陣殺數千人再興與蘭皆戰歿高林亦死聞者惜之
獲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頭二升天大雨溪澗皆滿溢虜
騎不得 軍乃得還

十九日庚申順昌官吏手詔 詔順昌官吏軍民等狂虜
犯境王師扼衝惟爾吏民協濟軍事保捍城壘驅遏寇
攘眷乃忠勤宜加撫惠應本府見禁罪人除犯劫殺故

三朝士風會編 卷二百四
殺聞殺並無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偽造符印放火
官員人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銓之法監主自
盜贓並依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
聞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
錄案聞奏其餘死罪降從流流罪以下並放官員在城
守禦者並與轉一資軍人等弟校設一次民間租稅昨
降赦已放三年外更與免二年管下諸縣及鄉村人戶
曾被賊馬焚劫財產屋業者並依災傷法賑濟給舊使
校曾經放散委有武藝才力可使者依舊收補支給請
受管內遞鋪兵緝更與犒設一次逃亡軍人限指揮到
百日內許于所在自首依舊收管限滿不首復罪如初
應本府縣有民間利害守臣條具以聞詔書到日明告
吏民各令知悉

二十一日壬戌岳飛自郾城回軍 岳飛在郾城衆請回
軍飛亦以不可留乃傳令回軍而軍士應時皆南嚮旌
靡輒亂不整飛望之口喏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
八月楊沂中軍于泗州

四日乙亥韓世忠圍淮陽軍 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軍
齊攻之有帳前親隨成閔者隨統制許世安奪門而入
大戰于門之內閔身中三十餘鎗世安亦脛中四箭力
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安大呼賞之初
閔之叔父戰于馬家渡身死所得恩澤無子承受時閔
為僧童世忠尋而得之令受其叔之恩澤補初官世忠
教以弓馬久之轉至武藝郎為帳前親隨而奪門立功
世安以箭瘡不能乘馬遂肩輿而行世安馬前步行世
忠奏聞之授武功大夫遙郡世忠繳到告身復奏乞重

賞以激勸將士乃授涿州團練使
解充敗金人于沂州郟城縣

六日丁丑李山史貴韓直敗金人于陳州初張憲得陳
州也岳飛令統制趙秉淵守之金人圍陳州飛統制李
山史貴與劉錡軍統制韓直及金人戰于城下敗之
八日己卯陝西統制吳錡統領侯信敗金人于河北中徐
山柏梯谷

十日辛巳侯信敗金人于解州界殺其將毛可

十一日壬午李成攻河南府李興擊敗之李成自孟州

率金人五千餘騎犯河南府李興開城門以待之成果
疑不敢進興遣銳士由他門出擊之

岳飛劉光世來朝
楊沂中軍于宿州

十五日丙戌李寶以其衆歸于淮東宣撫司李寶自五
月在北海廟克捷即船越廣濟軍遇金人網船得銀
絹錢米甚多將抵徐州與金人相遇乃來成徐州者寶
方欲嚴備徐州曹洋曰我有備矣金人不知我至必無
備當掩擊之金人果無備皆不及持杖為寶所殺生擒
七十餘人寶欲殺之洋曰不可我方欲歸朝廷何不留
金人生口以為實驗寶然之已過淮陽軍知軍賈舍人
乘馬率人從十數追及岸呼曰爾為誰時寶之衆緋纈
頭巾緋纈袍為號寶應曰我曹州潑三也欲歸朝廷耳
言訖引弓一發賈舍人中矢墮馬船已行矣出清河口
渡南岸而見胡深作一寨聚居民養種深乃具申宣撫
使韓世忠差許世安王權來接引寶到楚州世忠犒勞
甚厚寶以生口七十餘解赴世忠世忠大喜

劉錡未朝

十六日丁亥楊沂中軍潰于宿州 楊沂中進兵于宿州也 以步軍退屯于泗兀木詭計令人來告有金人數百屯柳子鎮沂中以為然欲擊之或諫以為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王滋蕭保領其一千于宿州是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往襲柳子鎮至明不見虜而還兀木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自柳子鎮回半途知其然遂橫奔而潰至壽春府渡淮歸乃與王滋蕭保相隔叅議曹勳不知沂中所在表聞于朝朝廷大恐令淮東州縣退保沂中復還泗州軍心始安自是潰兵淮河上下三兩而許淮南州縣退保 朝廷以金人復犯河南許淮南州縣權宜退保州縣官吏皆有輕去之心 王滋蕭保及金人戰于宿州軍敗金人屠其城 金人劫

歸死
者甚眾

楊沂中不得志遂寇宿州王滋蕭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納楊沂中之軍也乃縱屠戮

李興與李成拒于白馬山

知河南府李興九月退保永

寧白馬山李成親率番偽首領衆十餘萬四面攻圍晝夜不息鼓聲震山谷凡兩旬聲不絕興親臨隘口撫恤士卒盡力禦之賊不能施其技先是留守李利用總管孫暉棄城南歸也興與金人接戰興之家屬散亡兩三處暉度夜必陷沒遂擁其妻周氏至襄陽奪其鞍馬掠其財物朝廷知之降詔俾本州存恤別給優廩興移治白馬山寨日惟有幼子在側方虜勢圍急人心頗搖興召將士徧諭之曰今雖危急當與諸公誓以死守毋或二心萬一山寨有失我豈污于賊者當抱此子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公欲出降者請自便諸將皆感泣由是

諸隘益堅俄金國遣使齎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官
 俾依舊尹西京其餘將佐官屬賞各有差興得檄不啟
 立斬來使以其檄繳付朝廷白馬受圍久方深冬泉源
 枯涸軍民乏水衆皆病渴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脉
 湧溢將士皆以為興心精忠感應興雖在圍中至歲時
 伏臘專遣將士齎書取間道詣永安酌獻諸陵李成知
 興不可屈乃斂諸處攻隘圍兵於山下竹積芻峙糧為
 久駐之計興潛遣將士夜出焚劫營寨掩殺過洛水北
 十八里至三鄉鎮連戰克捷自是成大挫徑歸西京
 二十一日壬辰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王俊敗金人鶻眼
 郎君于盤屋縣南
 二十三日甲午楊政軍統制邵俊敗金人于隴州汧陽縣
 牧牛鎮

河東統制王忠植克石州

九月楊沂中劉錡退軍鎮江府

七日戊申知河南府李興移治于白馬山 李成以累敗

于李興乞兵于金國得番漢軍十餘萬興聞之度衆寡
 不敵即移治于永寧白馬山

十二日癸丑楊政統領楊從儀邵俊敗金人于隴州汧陽
 縣

劉光世軍池州劉錡移軍太平州

十二月淮北宣撫司楊沂中還行在

呼延通投淮陰縣運河而卒 遺史曰韓世忠晚年好遊

晏常赴統制之請莫不以妻女勸酒世忠必酣醉而歸

惟呼延通忿忿有不平之意雖備禮邀世忠至私宅然

未嘗輒離左右一日世忠與水軍統制郭宗儀會于通

家世忠畧寢通以手扞世忠之佩刀宗儀適見之搦通之手而呼曰統制不可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奔歸而令擒呼延通既至世忠數其罪責令自劾通本在崔德明軍中德明戍淮陰故通在淮陰世忠以二月二十三日誕生是日諸軍獻壽者甚盛世忠臨聽事坐而受之再後通獻壽世忠見通即走入府第不出通伏于地滴泪成泓衆勸促通通乃起身而去出門上馬奔還淮陰德明獻壽回數通不合擅自離軍之罪決數十下通怏怏投運河運河水深急救之出水已不甦倒控其身以出水身著毛衫領窄水脹束其頸水不得出而死人皆惜之世忠後亦深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五

炎興下帙一百五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三月九日戊申

十一年正月張俊來朝

十五日己卯金人寇壽春府

十七日丁巳雷仲及金人戰于壽春府

金人陷壽春府 金人侵入淮西宣撫使張俊擺流星馬

斥堠於淮西令姚端主之飛書警報交馳于道路淮甸

居民不得安業而警移矣

金人陷商州 金人折合字董以步騎五萬攻商州知州

邵隆知其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棄城而去金人遂

入商州

二十九日己巳邵隆襲金人于芍藥陂敗之又敗于鴻門

生生獲阿沒孛董克商州人邵隆棄商州也乃屯于嶺間
金人已入城隆間道出芍藥口繼履釋之曰汝皆王民
毋忘本朝衆感復攜幼弱來歸隆遣其子繼春率兵出
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鴻門金人以精兵五千來
隆設三覆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阿沒孛董隆始
屯十日糧過期士飢鬻死屍啗草木疲困日甚及戰隆
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一不當百遂獲大捷繼春亦破
洛南縣金人遁去隆加右武大夫營州防禦使
是月楊沂中以兵三萬出征

二月三日壬申金人陷廬州 初朝廷命劉錡守廬州錡
入城延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會報虜騎漸犯州境錡
遂棄廬州與張俊統制閔師古冒大雨率衆而南金人
陷廬州大縱殺戮

六日乙亥金人寇含山縣 初五日金人到柘皋乙亥馳
騎至含山縣一百二十里半日而至以五百騎探和州
動靜回報无軍馬丙子以六百騎再探之回報無軍馬
丁丑以八百騎往探回報南軍渡江金人即漸退去
韓世忠岳飛以兵援淮西

十日己卯張俊軍統制王德渡江先入和州 建康府探
者回報金人已寇含山縣漸犯和州時張俊諸軍雖已
促裝猶未起發安撫使葉夢得曰金人已過含山縣矣
距和州總兩舍豈容更候探報萬一和州為金人所
長江不可保矣夢得請為證明具聞朝廷宣撫當命諸
軍即令鼓行此行必勝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
先得和州者王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先鋒俊壯
之將士皆鼓舞謹謀而行議者謂其氣銳可以勝矣或

三朝士旦會錄 卷一百五 二
報已失和州者德曰德請復取和州乃率所部兵渡採石約俊明旦會食於和州至中流聞賊勢甚衆莫敢前德驅之進擢首先登岸俊宿于江州德率衆徑至城下馳驅先登遂占和州諸軍始得渡俊入和州會食如約金人猶守昭關捷奏至上親筆諭俊曰自卿提兵渡江曉夕為念得報已復和州卿謀慮精審分朕憂顧不勝嘆嘉是時俊亦具奏慮已在臣計中乞免聖慮決保無虞上得奏大喜

十八日丁亥張俊楊沂中劉錡及金人戰於柘臯鎮大破其軍金人退軍也日行三五里或一二十里退至柘臯柘臯皆平地金人謂騎兵之利也張俊楊沂中會劉錡之軍皆到兀朮率鉄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陣沂中輕進不利統制官輔遠被箭中目王德曰賊右隅皆

勁騎吾當先破之乃麾軍濟渡奮勇先登薄其右隅賊陣動有一酋被甲躍馬指畫部隊德引弓一發首應弦墮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隊德引弓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大敗之金人退還紫金山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錡遂再拜馬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者知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柘臯之役俊發家書囑穠發照管家事穠有書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以堅俊之意且言今日之事惟在于宣撫不當以家事為念勉思報國俊得書釋狀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俊以立奇功將佐十八人奏聞上皆宣見臨軒勞問而訓練官任存曰臣生長田舍間賴陛下神聖祖宗威靈僅能破敵安敢以微勞自矜上益

喜均賜金帶銀錠而別賜金瓊與存德功居最遷興寧
 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有之日智勇自見
 屢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如踐無人之境甚慰悅
 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崔皋敗金人于舒城縣
 二十日己丑張俊克廬州 金人退于紫金山張俊得廬
 州與楊沂中劉錡之軍皆駐于廬州上親筆諭俊曰卿
 以身殉國雅忠乎敵恟于以俟伏羲而趨忘家室以專
 征冒水潦而不顧雖南仲之出車就牧葉公之受命飲
 水方之於卿未足多尚又遣內人內侍者副都知陳承
 賜勞軍歷眺戰地宣旨褒寵甚渥

知襄陽府劉錫召赴行在

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措畫江上

三月四日癸卯金人寇濠州 金人自柘皋退兵于紫金

山也濠州官吏皆謂金人必以銳兵來攻城請于知州
 王進使善備之進亦以為狀發書告急日至再四而通
 判軍州事張綱邊機事請赴行朝進許之綱遂泛舟而
 去一日趙榮以百數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
 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必取濠州勢不可當公
 且開門縱民出城使之為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
 水路陸路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間可以獲安方今
 滿城生靈寄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
 節于朝廷乃為北軍游說耶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
 罵進良久而去州人以榮曾為知州事撫卹軍民秋毫
 不擾今所以來城下言者正為憐舊治之民耳或以從
 便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癸卯北軍自延陵浮梁
 渡淮甲辰以鉄騎數萬列于東門之外連岡被嶺相屬

不斷旌旗蔽野囂埃翳天州人望之猶皆戲笑以謂寇寵受圍時城中無兵無食尚不能拔况今之食有餘而兵粗足尚何畏哉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城下招降守堦者而堦者怒罵之

八日丁未濠州兵馬鈐轄邵寵叛降于金人金人陷濠州知軍州事王進被執大肆焚掠 金人犯濠州乙巳對城立礮且治衝車雲梯而又立鉄爐鎔金汁將為攻擊者王進令以礮擊之而礮竿折者再既而礮石直上十數丈不離礮座而墜擊殺曳礮者數人識者皆以為不祥丙午金人以衝車雲梯之屬俱傳城壘數面力擊如雷霆震發城土與屋瓦皆動矢石如雨東南敵樓為飛礮擊損州人大恐時城中民兵進以為不可倚用乃令

於閑慢處屯止以隨行兵及宣撫司兵守城進兵多福建人未曾經守禦或謂民兵自數年兵火以來莫非百戰之餘也皆人可當百請以民兵守禦使官兵為四壁策應進不從由是守堦弓弩皆不發出進入以鉄扇自蔽呵唱如常人皆寒心悚懼其日夕馳望者宣撫司救兵而已丁未兵馬鈐轄邵宏擦城投拜具言城內虛寔而北軍遂益兵擊東南隅焚其樓順風火烈倏忽而盡北軍遂乘勢登城衆皆奔亂城遂陷知鍾離縣事臧師仁者乃前知州楊珪之黨也民皆切齒怨之至是先為亂民所殺進奔馬入郡宅朝服坐于聽事遂就拘金人縱火于城中大肆剽掠凡貴老幼悉驅出城外由是數萬人衆莫不離散者官府廨宅觀寺與民兵廬舍片瓦不留皆被焚蕪其所存者唯監郡廨後土地堂屋一

間有全瓦數十板木椽數根至于城面亦平毀數尺其所存者唯東壁女牆數十步而已初張俊楊沂中劉錡在廬州也濠州發流星馬遞告急者日三四適會俊與沂中錡軍皆退廬州諸軍各人負十日糧米欲越過定遠縣退還江上矣俊遂越過定遠縣不得已令諸軍趨黃連埠而城已陷

九月戊申楊沂中率兵襲濠州不克 楊沂中聞濠州已陷欲乘其囂亂襲擊之張俊劉錡曰未可沂中不從戊申沂中率兵馳至城下寂狀無所聞唯城中有烟埃未息探者曰城中一空沂中遂令士卒入城有遺棄衣服于路者卒皆下馬拾遺物而北門外金人伏兵皆入官兵退走金人馳騎追之官軍奔周梁橋俊聞沂中兵敗出兵救之與敗兵相逆而行金人漸止漸退時已近

申漏矣官軍亦還是日金人至周梁橋收北軍之屍聚而焚之仍取遺棄衣甲而去

韓世忠以舟師遇金人于赤龍洲

韓世忠以淮東宣撫司舟船數百艘載甲卒沂淮而上欲解圍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於下流赤龍洲曰赤龍洲水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舟船速回而金人以鉄騎追及沿淮岸以良弓勁弩且行且射于是矢著船如蝟毛及至赤龍州金人已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柅淮而舟船已順流而下幾為所柅金人自此遂歸黃連埠屯駐軍亦班師

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劉錡皆班師 張俊楊沂中劉錡自廬州退軍也士卒人負十日糧米既至黃連埠軍皆乏

食遣捷豆及馳馬往建康催糧者踵相躡也又遣提舉
一行事務辛永宗親往催督永宗至宣化不渡坐于民
舍呼延檢兵士令採藤花曰我偏愛食此藥兵士為採
藤花婦已移時矣坐間失其被毡行人皆掩鼻罵之曰
大軍燒火待炊提舉催糧不留意如此逮建康軍盡刷
在寨應諸窠坐人及工匠各人負米六斗星夜渡江又
留守司就近呼集上元江寧兩縣民夫相繼而行亦人
負米六斗務其輕快也以縣丞管押已有到滁州者會
諸軍班師而軍兵與民夫所負之米悉棄于路側奔而
歸曰歸到家不過賠米六斗而已管押官縣丞竟不曾
渡江諸軍既至滁州錡與俊沂中分路至和州俊沂中
自宣和渡江軍于建康錡駐和州不渡申取朝廷指揮
九十一日得指揮渡江遂歸太平州俊沂中皆憾之是

時世忠亦以舟歸楚州俊進少師河南北路招討使是
役也岳飛不出兵為聲援朝廷憾之淮西從軍記曰
紹興九年己未金人歸我河南故地十年春朝廷命馬
軍帥劉錡充東京副留守三月率本部軍馬赴任中途
而金人敗盟四太子兀朮以太兵入京師留守孟庾投
降分兵復取河南之地東南震動六月錡大破金人於
順昌兀朮狼狽敗還朝廷之威遂振于是下命以韓世
忠張俊岳飛各以本路宣撫兼河南北招討使並進兵
閏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亳州又取宿州飛取
蔡州又取陳州京東西皆響應繼而三帥相繼班師先
是飛方至陳州而俊已定宿毫遂還壽春引兵南渡而
歸金人探知于是併力兵以禦飛兵不能支幾敗告急
于錡錡為出兵牽制抵大康金人乃退飛軍得還于是

殿帥楊存中充淮北宣撫副使而以錡為判官自行朝由泗上出兵至宿州累與金賊相遇而兵敗復渡江歸行朝淮北別無軍馬朝廷亦命錡班師歇泊于鎮江已而移軍當塗金人懲敗簽兩河之人與番部共數十萬大舉為南牧計十一年正月犯壽春朝廷復命錡屯廬州錡所將步兵不滿二萬騎數百而已是月十九日錡被命北渡江壽春守臣孫暉與統制官雷仲已棄城而出金人于是入壽春盡殺守城南兵千餘人繫橋三道渡兵淮上二十五日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廬州帥陳審學卒于州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缺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止有淮西宣撫司統制閻承宣兵二千餘人至是亦奔竄而出錡軍未盡集輜重尚遠而賊遊騎已至城下錡于是領兵復回二十六日金人大兵入廬州遣

輕騎數千追襲錡是日晚追及于西山口相去數里時小雨連日軍馬瘦乏錡自以親兵八字軍數百人殿其後據山口而住使眾軍皆食食復戈西向列陣以待追兵望見錡旂旂逡巡不敢逼相持至晚各解而退次日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江南之人為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為安危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震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復遣兵入無為軍和州界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後二月十五日乃渡兵採石以保和州錡既得渡江聲援相接乃相約進兵而殿帥存中亦自行朝而至朝廷乃命三宣撫合軍併力以禦金人十四日錡起東關領兵出清溪邀擊金人收復巢

縣俊亦遣先鋒至倉山金人游騎在無為軍和州界者皆退十七日錡在柘皋與金人相遇夾河而軍和通巢湖闊二丈餘始金人見錡軍少意甚輕之有出入于寨前者錡乃令軍士曳柴疊橋須臾橋成遣甲軍數隊過橋卧槍而坐金人望見復入不敢出良久俊遣其姪總管及統制王承宣德田承宣師中與楊存中並以騎兵相與犄角十八日與金人戰諸軍雜比橫驚而進內騎兵有稍却者錡命麾下斧下堵下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歸廬州兀朮乃舉兵北歸錡既勝以所將步人甲重不能奔馳下令軍中不得擄掠諸軍騎兵多者各乘勝襲逐搜羅敗散攘奪棄遺以為俘獲而錡軍中一無所取二十一日三宣撫俱至廬州城下數日之後俊存中大軍乃始畢集時東漕湖直閣淮西漕李敷文

仲孺江東漕陳郎中敏識皆被命隨軍饋運朝廷又遣兩浙漕張少卿滙繼至會集于軍前是時朝廷雖命三宣撫合軍不相節制狀而三軍進退主盟于俊而存中又俊之腹心也錡以順昌之功遂至節鉞朝廷委任過諸大將而朝野士民之譽又翕狀故諸將皆切齒嫉之至是俊存中雖外為合同其實軍旅利害二人同心錡皆不得預聞又不得專進止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存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為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圍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三月初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者歸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初五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

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
 庶道路宿食樵爨不相妨仍命諸漕備十日錢糧諸漕
 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船運遂議欲支錢軍士人
 一千使之附帶竟如諸漕之議及入江東陳漕撥水路
 往綱運入滁州接濟二軍是夜二軍調發遲明軍為盡
 起獨俊留兵數百未行六日早存中移俊帳會食訖二
 帥俱去行數里探者復報金人攻圍濠州甚急俊茫狀
 失色復遣一使臣馳邀錡錡遽命軍中亦負十日糧繼
 二軍行初九日去濠州六十里地名黃連各駐軍比至
 則金人已破濠州殺太守王進盡虜州人發掘城壁而
 去俊乃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曰兩府何以處存中
 曰廝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某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
 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

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為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
 已穀 救援濠州失進無所據人懷歸心勝氣已索
 又糧將盡散處迥野此危道也虜人雖詭計莫測今不
 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人根本不可恃狀後出兵襲
 之若其引去徐為後圖此全師保勝之道愿相公圖之
 諸將皆曰善於是 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
 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破城之
 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尋已去矣乃去遣騎數百往探
 皆無所見俊乃遣將官王 謂錡曰已不須太尉人去
 錡乃不行惟楊存中與王承宣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
 軍所選精銳策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
 西嶺上列陣未定而金人伏甲騎萬餘于城兩邊須臾
 炮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存中謂王 曰如何王

知其勢不可乃曰某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為宣撫利害當處之揚懼乃以策麾其軍曰那曰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爾散亂甫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馬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眾遺棄器甲相属于道黃連三軍聞之皆拔寨而起存中長驅十二日渡江俊十四日渡江錡乃按部伍整旌旂最再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而回錡至和州駐軍馬具奏二月十八日得旨乃歸當塗淮西之事大畧如此以士大夫所聞稍異多不得其寔予終始從事其間故得而具記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六

炎興下帙一百六

起紹興十一年四月盡十一月二十八日壬戌

四月叅知政事孫近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孫近嘗建議復召張俊都督諸軍秦檜怨令御史中丞何鑄言其罪近遂罷叅政宮祠

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

王湛為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叅議官王湛字彥清商州人畧讀書受業不專多機尚詐避兵于川中會郤隆退在川中湛屈已奉之隆知商州二湛亦隨隆歸商州漸補以官隆料金人有交還河南之意狀不允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書寫成編授湛使詣行在湛至行在匿隆所授之文改為已文投贄

而見樓焯焯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城地焯為樞密編修官隨焯宣諭陝西回金人敗盟用為節制司叅議二十四日壬辰韓世忠張俊除樞密使岳飛為樞密副使范同獻議于秦檜曰諸路人握重兵難制當以三大帥皆除樞密使副罷其兵檜喜遂奏其事上從之世忠王俊皆除樞密使賜俊玉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既拜乃製一字中入都堂則裏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衿作雍容之狀檜亦忌之唯俊任其自然故檜不致深疑

二十七日乙未罷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司諸軍以御前為名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司止用逐軍統制領將之以御前為名謂之御前諸軍宣撫司並給局官屬各轉三兩官張俊獨留提點房文字王應求一名餘並發歸本軍

五月六日甲辰詔諭諸軍 詔曰朕昨命虎臣各當閫寄雖堅列戍已大振于軍聲而專統一隅顧猶分于兵力爰思更制庶集全功延登秉鉞之元勳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尚慮令行之始或隳素習之規其當勵于乃心以務肅於所部簡閱無廢其舊精銳有加於初異績殊庸人苟自懋高爵重祿朕豈遐遺尚摠忠義之誠共赴功名之會咨爾在事咸服訓言更制之初人心未定故降是詔二十六日甲子王德加清遠軍節度使 王德建節賞柘鼻之功也制詞有曰屬狂胡之匪茹裒醜類以深侵初承突于淮壖寢鷓張于江滸賴爾先登之勇遏其方銳之鋒

田師中加定江軍節度使 田師中字吉甫以弓馬所子

弟補官從京東河北制置使梁方平累立戰功建炎初
從統制張俊討李煜于東京平杜甫于陳州誅陳通於
錢塘擒徐明于嘉禾皆有功俊用為帳前提轄遷中軍
將從討李成遷中軍統制其妻乃俊之子婦也俊子亡
遂以其婦再遣師中師中極諂佞呼俊為阿爹不啻如
親父子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皆不信其果戰
也至是賞柘臯之功與王德皆授節鉞人無愚智皆以
為當而不稱師中

二十八日丙寅汪伯彥加檢校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薨汪伯彥以宰相敗事責永州安置秦檜嘗在其度
下讀書及為宰相薦其才復正議大夫俄復觀文殿學
士江東宣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
清議不容臣僚言其誤國遂得宮祠時紹興之元年也

二年檜再薦伯彥之廬州四年臣僚言其罪落職罷之
七年檜再薦復授資政學士九年檜專國遂復伯彥為
觀文殿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至
是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少師謚忠定

劉光世來朝

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更軍制之初諸軍
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乃命張俊岳飛拊循之

劉錡罷淮北宣撫判官張俊楊沂中屢言淮西之戰劉
錡不力謂其怯懦至是罷錡淮北宣撫判官岳乞且留
錡掌兵

六月十六日癸未建康府留守葉夢得加觀文殿學士
先是和州之役張俊猶遲遲未有渡江之意知建康府
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力促其行于是大軍欣然俊見軍

三朝士身會編 卷一百六
情勇於出戰乃令進發王德首取和州次有柘臯之勝
皆夢得啟之也上嘉夢得之心乃加觀文殿

張俊岳飛至楚州撫諭韓世忠兵 張俊與岳飛既到楚
州飛居于州治俊乃在城外而中軍統制王勝引甲兵
而來日呈點軍馬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密意俊亦
之問勝曰將士何故擐甲勝曰樞密未點軍馬不敢不
帶甲俊令卸甲即卸甲俊猶憾之飛點簿方知世忠止
有三萬餘人乃在楚州十年餘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
以侵山東可謂竒特之士也飛回駐于鎮江府知泗州
劉綱詣行府稟議綱曰泗州在淮河北城郭不固無
兵無食如有緩急守乎棄乎飛徐徐言曰此是潤州更
有何名綱曰京口飛再問之綱曰舟徒飛三問之綱曰
南徐飛曰只此是矣綱退大歎服曰岳鵬舉果有過人

初李寶歸于韓世忠也世忠令寶戍海州飛到楚州即
呼寶至楚州慰勞甚周至使下海往登州以來牽制寶
至登州及文登縣而還

十七日甲申李興自白馬山班師至鄂州 李興知河南
府事據白馬山與李成相角凡數月賊不能攻遂歸西
京朝廷以興糧餉不繼孤軍難守即詔班師興統率軍
民幾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逢金人數千騎邀路興擊敗
之金人既退方得路南行以是日至鄂州宣撫使岳飛
已除樞密副使於是都統王貴申請樞府乞留興鄂州
遂就差左軍同統制

遷海州民于鎮江府 張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為金人所
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於鎮江府人不樂遷居莫不垂
涕并命遷楚州軍馬錢糧于鎮江府

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 劉光世既罷自此遂居温州

七月詔張俊沿江視師 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俊議事不合歸至行在飛獨留不復出掌兵其僚屬皆乞宮祠而去後獨俊出沿江視師

八月二日戊辰持服檢校少傅張中孚起復為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持服清遠軍節度使張仲彥起復為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建州駐劄

八日甲戌樞密副使岳飛罷為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

金人遣莫韓恕回 金人第一書金人都元帥第一書曰 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台尚書省事去歲使至遠沐書翰良諭勤意爾後哀

哀頗踈嗣音即日動靜之間茂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 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繼絕全卑濁河之外使專綏治 本朝偃息民兵求圖康乂豈謂 封之始已露狂謀

情不由衷務惟惑亂其如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諄諭藍 公佐葦厥後莫將之來報申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 盡復賜土謂宜存省即有悛心乃敢不量己力復逞蜂 蠆之毒搖蕩邊鄙肆意橋梁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 來愈聞于妄作罔革前非至于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 海陰遣寇賊剽攘城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怙亂 至于此者今茲薦將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 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將 等回惟閣下熟慮而善圖之餘莫時善衛生理專奉書 披達不宣

朝廷遣劉光遠曹勛使於兀朮 朝廷答書某啟季秋霜
冷伏惟太保左丞相待中都元帥領省國公臺候起居
萬福軍國任重仰勞經畫莫將等因時承惠書祇荷記
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皇帝推不世之恩日夜思惟
不知所以報國故遣使奉表以修事大之禮至于奏稟
干請乃是盡誠不敢有隱從與未從謹以聽命不謂上
國遽起大兵直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
夫貪生畏死乃人之常將士臨危致失常度雖加誅戮
有不能禁也今聞興問罪之師先是以告仰愛念盈厚
未忍棄絕下國君臣既畏且感專遣光州觀察使武功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使武功縣開
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待中都元帥領省
國公特為敷奏曲加寬宥許遣使人請命門下生靈之

幸下國之愿非所敢望也惟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竊
冀保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伏乞容留不宣

鄂州軍統制張憲謀為亂都統制王貴執之送于樞密行
府 張憲以前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得飛之子雲
書遂欲劫諸軍為亂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
復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
諭得少保復統軍則無事矣漸漏露百姓皆晝夜不安
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府
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
事告之貴大驚諸統制入謁貴遂就執憲送于樞密行
府是時張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建康也俊令就行
府取勘王應求請樞密院職級嚴師孟令劉興仁推勘
師孟興仁以樞密院吏無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辭

後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濟南府人范瓊領名在京東俊為劄子

九月九日甲辰吳璘克秦州金人吳玠郎君駐軍于秦州之丁劉圜為安撫使謀以五路兵屯秦州甲辰吳璘及姚仲以兵復取秦州為安撫使某迎官軍降五路兵皆散

二十二日丁巳姚仲及金人戰于丁劉圜敗之吳璘既得秦州甲寅姚仲率先濟渡屯于原下金人吳玠郎君屯于原上丁劉圜璘問諸將何以戰必勝仲曰戰于原下則敗戰于原上則勝璘以為然諸將之議皆不同仲曰諸將所以不同者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乘勝而下我兵敗矣璘卒從仲議丙辰仲率兵半夜取間道登山去虜寨一二里間捉歇吃乾糧向晚天大寒士卒

卒皆燒火金人覺之仲乘勢進擊之諸軍尾進金人大敗有騎將楊萬者膂力過人生挾一千戶回詣璘前誇勇璘曰楊萬可斬也正方鏖戰豈可得一敗賊而便已乎萬投千戶于地聲喏復上馬入陣吳玠郎君還保納家城官軍圍之俄被金字牌指揮勒兵歸戍吳玠郎君乃得歸宣撫副使胡世將惜其功之將就可以生致吳玠郎君矣乃嘆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邪吳玠郎君受圍於納家城也追涇原路經畧使秦弼策應不至吳玠郎君既得脫歸遂罷弼

三十日乙丑邵隆及金人偽知虢州賈潭戰于虢州敗之復虢州

十月金人陷泗州又陷楚州金人侵泗楚張俊曰北將南和虜謂吾息欲擄柘臯之憤耳勿與交鋒則當自退

陰遣戚方至泗州延綽金人果引去

十日乙亥金人元帥第二書 書曰皇統元年十月十日
具位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為慰
所請有可疑者試為閣下言之自割賜河南之後背惠
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致今月鳴鐘伐鼓問罪江
淮之上故先遣莫先面具以此告而誅不見答反有遽
起大兵直渡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面列之語深
竊勤至惟曰閩外之命聽其書詞脫滿甚不類如果能
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有職名望夙著者持
節而來及所賫緘牘敷陳萬一庶幾其可及也惟閣下
圖之薄寒竊冀應時保重專奉書披答不宣
莫將王公亮使于金國 朝廷答書某啟孟冬漸寒伏惟
太保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鈞候起居萬福軍國

重任悉勤籌畫劉光遠曹勛等特承惠示書翰不勝忻
感竊自念昨蒙上國皇帝割賜河南之地德厚恩深莫
可論擬而愚識淺慮處事乖錯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
日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奉命征討敝邑
恐懼不知所圖乃蒙仁慈先遣莫將韓世明以見告今
又按甲頓兵發回劉光遠曹勛惠書之外將以繫帛仰
認寬貸未忍棄絕之意益深慙荷今再遣左布政議大
夫尚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邑千戶魏良臣保
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王公庭充稟議使副伏蒙訓諭令敷陳
畫一竊上令下從乃命之常豈輒有指迷重蹈僭越之
罪專令良臣等聽取鈞誨顧力可遵稟者敢不罄竭以
答再造仰祈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敘士兵許敝邑遣使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六
拜表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奠倍保鈞重有少禮具于
別封竊冀容納不宣

十三日戊寅岳飛送大理寺王貴解押張憲至樞密行
府張俊送憲於行在遂下大理寺秦檜奏請以岳飛同
下大理寺鞠勘反狀於是飛坐大理獄判宗正司士傷
作文字欲解救之不密漏其語或聞之以告檜檜令臺
官言士傷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死于建州飛初對吏
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執杖子擊杖子作聲而叱
曰義手正立飛竦然聲喏而義手矣既而曰吾嘗統十
萬軍今日乃知吏卒之貴也

金人陷濠州 是時濠州境內人烟稀少渡江之貧民往
往在橫澗山許家舊寨有前招信縣主簿呂浩者主其
寨金人雖得濠州但空城而已鄜瓊孔彥舟與數金人

至橫澗山浩野服下見之皆再坐于石上談說移時金
人約十日再來果有期而浩再見之即引與俱北去
邵隆及金人偽知陝州鄭賦戰于陝州敗之克陝州

十一月七日辛丑金人元帥兀朮遣使來 第三書書曰
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時寒想惟安善近魏良
臣至伏辱惠書語意殷勤自訟自矢今則惟命是聽良
見高懷昨離闕時親奉聖訓許以便宜從事故可與閣
下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江下至于海以為界重念
河南凋弊日久如不得 淮南 唐鄧二州以地

勢觀之亦是淮北不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
十五萬疋而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正
以所乞為定又云淮北京西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

亡在南者愿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乞外有燕以北
 逋逃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為起發今遣昭武大
 將將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車
 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憲大夫充翰
 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百
 戶刑具等奉使江南審定可否其間有不可言者一
 一口授惟閣下詳之既盟之後即當聞于朝廷如有封
 建大賜又何疑為有少禮物具咨別幅隆冬竊冀順天
 敬衛眠食專特書奉答不宣

何鑄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使于金國容州觀察
 使曹勛副之

二十八日壬戌韓世忠為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亦忌

秦檜陰謀而請罷遂以太傅為醴泉觀使世忠杜
 門謝客絕口不言兵不發親戚平交書平時將佐部曲
 皆莫見其面

福建路安撫大使張俊罷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醴
 泉觀使便居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七
炎興下帙一百七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其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岳飛死于大理寺獄中誅岳雲張
憲岳飛在大理寺獄未肯招狀先是飛鄆陵回軍也
在一村市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夜坐移時不語忽
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衆皆不敢應唯憲徐言曰在相
公處置既而退俊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尉聞遠來相
公之言及張太尉之對否先與貴曰然及俊告飛使子
雲通書軍中事因言鄆陵路中之語追先赴行在時雲
與憲已伏誅矣秦檜與先曰止是有句言語要爾為証
証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
并命証畢就今日摘出由是先下大理寺對吏即狀吏

三朝北野集卷之二十七
問飛飛猶不伏有獄子事飛甚謹至是獄子倚門斜立
無恭謹之狀飛異之獄子忽然言曰我平日以岳飛為
忠臣故服侍甚謹不敢少慢今乃逆臣耳飛聞之請問
其故獄子曰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故君疑臣則誅臣
疑君則反若臣疑于君不反復為君疑而誅之若君疑
于臣而不誅則復疑于君而必反君今疑臣矣故送下
棘寺豈有復出之理死固無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獄則
復疑于君安得不反反既明甚此所以為逆臣也飛感
動仰天移時索筆著押獄子復事之恭謹如初癸巳飛
死於獄中梟其首市人聞之悽惶有墮淚者其子雲及
憲皆棄市初獄成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由謂飛罪當
徒二年白於大理卿周三畏畏是日遂白于中丞萬俟
卨高不應三畏曰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耶有王輔

者投書于秦檜具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卒致飛
於死既而高彈若樸以其兄若虛嘗為飛幕中叅議故
欲黨庇之耳彥由附樸是時若虛方知宣州送徽州羈
管而若樸彥由皆罷出飛執兵權之日遣使臣王忠臣
往楚州韓世忠處下書得回書欲歸臨行世忠囑之曰
傳語岳宣撫宣撫有結髮之妻見在此中嫁作一擁押
之妻可差人來取之忠回密報飛以世忠語

飛且曰履冰渡江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
臣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錢五百貫以助其不足恐天下
不知其由也上令報行岳侯傳曰侯名飛字鵬

舉相州人也少為韓魏公家庄客耕種為生於靖康末
聞得所河中招討侯遂投軍往三次方得見張所所觀
侯才武特刺效用令帳前使喚至建炎初王彥為張所

前軍統制用侯為使臣王彥行軍往太行山遇金賊接戰侯遂勝奪馬數十疋并擒拓跋耶烏差侯充前軍準備將至三年侯為王彥所疑黃夜自引一軍千人投京城留守杜充充用侯出入數有奇功遂遷侯為中軍統制至三年春二月被虜將張用王善領兵約五萬衆叩京城留守杜充遣侯并丁進桑仲馬臯等各統兵迎戰不終朝潰散張用王善兵騎敗走陳州後金賊兀朮與侯軍連年拒戰侯兵勢弱不加虜衆遂遭所潰隨杜充棄京城前往建康其時在京居民已降金虜內有劉繼扈成戚方等諸將于建康乘勢為亂劫掠州郡唯侯一軍秋毫無犯于宜興縣官吏民戶俱棄所家業走宜興縣投侯居止蓋緣侯軍整肅不令搔擾民庶有犯者并依軍法以此前後一年收捕扈成戚方及斬劉經并留

守司敗殘官軍千餘人復取建康招民安業四年常州太守林茂薦侯于朝廷充通泰鎮撫使時賊首李成自呼李天王并馬進商元等共提兵三十萬占據淮西淮南數州屯駐往來劫掠朝廷差張俊充兩淮招討使統軍十萬與李成相拒緣李成兵銳數戰未能獲勝張俊奏朝廷乞侯同王瓌陳思恭以本軍隸之李成遣偏將馬進領兵二十萬對壘與洪州諸將不敢當其鋒張招討請侯議曰俊與李成數戰不勝公有何見愿求一計侯對曰某既蒙所問不避僭越用兵者無他仁信智勇嚴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重賞無功重罰行令嚴者是也某雖不才乞為先鋒與敵迎戰必可破賊俊喜而許之選精兵三萬并本部諸將拒馬進至玉隆觀大破進軍進走筠州侯領兵追殺之降賊步軍五萬餘衆李成

商元北走侯又統眾招降張用等兵數萬侯功第一改
差充神武後軍統制兼權沿邊鎮撫使至紹興二年又
統本部軍馬前去湖南接連廣界收捕曹成戰于道州
大破賊數萬加中衛大夫武昌軍承宣使又復軍往潭
州界收劉忠紹興三年偽齊劉麟并四太子兀朮約兵
三十萬眾併大舉犯滁和通泰直抵揚州宣撫使韓世
忠困於楚州侯聞曰若得某在通泰豈懼兀朮劉麟收
曹成劉忠事方畢再奉收復處州山賊侯遂先令人探
察其賊首係彭鈇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約兵十萬山
賊寨百餘座侯將王萬寇成徐慶首先破固石洞又遣
王貴龐榮張憲等分頭攻打賊寨兩月之間捉大小首
領五百餘人彭鈇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作過賊首
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湖南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偽

齊劉豫遣劉麟并大將李成等兵五十萬眾占據均襄
隨郢為久駐之基侯奉勅回軍徑往漢上與李成戰于
郢州遂擒斬荆超成退走襄陽侯先復郢州至襄陽成
聚兵再戰又敗走鄧州侯進兵成棄鄧州走潁昌府侯
三戰復漢上六州加侯清遠軍節度使偽齊劉豫遣劉
猊王介角孔彥舟李師雄高元等兵二十萬攻廬州委
侯回軍解圍侯先遣牛臯徐慶李山救應又會合劉錡
與偽齊接戰于廬州孔彥舟認是牛臯徐慶等兵至遂
不起寨而走回京師加侯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招撫使鼎州洞庭楊太鍾子義等作亂據鼎澧潭
等諸縣朝廷遣王瓌劉寶并崔曾吳全等將兵七萬收
捉湖賊戰數不利再委侯同張俊督諸軍出征時賊
勢甚銳俊懼曰此賊非易可圖欲俟明年與公討之侯

曰丞相未可若論來歲賊勢大張以某所見不過旬日擒捉賊衆俊見侯志勇驍雄于是從之後往河南安撫司差任士安王俊領兵二萬與飛同共調侯方欵料敵次不委任士安王俊孫議等不稟前進為賊所敗侯急令諸將曰限三日不平楊太等賊定斬汝輩立功者重賞湖賊楊太等曰吾聞岳宣撫領兵二十萬已入潭州鼎州至今多日不見到來豈不詐也想任士安等懼我佯言岳軍至遂令楊欵黃佐領兵五萬前赴士安十里到金橋山忽遇飛伏兵四合大破賊衆楊欵黃佐等見兵敗走覩委是岳兵至楊欵等料不能敵降楊欵獻計曰楊太今令人報楊太今任士安兵敗因走又聞後有救兵至吾兄急將士卒速來救欵擒捉士安等以除禍根楊太聞之必自領兵前來相公多用伏兵捉楊

太不為難也遣牛臯傳選王綱等各領兵伏于道側楊太果自領兵前來應援牛臯傳選王綱等伏兵發楊太得乘舟走入水寨侯親臨太湖當峻處隔水令人罵之率衆搬運草木于水中賊營中聞罵聲爭用磚瓦石拋擊上流放草木為瓦石填平騎往來並無阻隔侯遂將兵衆長驅深入水寨擒楊太夏成鍾子義等並斬之殺降賊首周倫亮張百通等獲戰舟百隻前後八日卒盪盡加侯為少傅臨武定勝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駐劄時金賊兀朮與偽齊劉麟率大將潭商元崔舉李成孔彥舟王爪角等寇金汝蔡商虢康鄧京西大舉有南下之意諸帥養寇不進侯遣王貴董先傳選等將兵騎二萬于康州北陽牛蹄白石何家寨遇番偽賊衆李

三朝士野會編 卷二百七
成王爪角王大捷李序商元等兵約十萬迎戰自辰至申賊衆敗走連夜進兵追至蔡州遂平縣擒王大捷李勣郭安李序等奪馬千餘匹降士卒三千餘衆權暫屯北陽歇泊偽鎮汝軍總管薛亨馬汝翼等兵五萬犯方城縣侯遣牛臯王綱以步卒八千往方城東北二十里地名昭福建偽總管薛亨數戰亨兵敗走牛臯等追至和尚寨薛亨斬馬汝翼奪馬三百餘匹降士卒千人屯兵方城偽西京竇留守統制郭德魏汝弼施富任安中等兵騎五萬犯鄧州界侯又張憲郝叚楊再興共兵一萬前去迎戰賊至內鄉相拒二日憲與郝叚楊再興議曰賊勢甚銳必欺敵我以輕兵迎戰佯退敗走賊見必來追我我即伏兵取勝衆曰善遂發兵于來日早使輕兵迎戰佯敗走偽兵果來追伏兵發前後夾擊擒郭德

施富奪馬五百餘匹降士卒千人魏汝弼收殘軍赴歸洛陽侯自慮雖獲捷然金賊兀木偽兵百萬糧食千里急緩難保又見諸路按兵不舉遂收軍復成鄂州將擒到偽大總管薛亨并郭德等一十七人奪到馬一千餘匹降卒五千餘人解押赴行在上赦薛亨等賜侯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忌侯申奏乞持母服棄軍權居江州廬山檜遂舉張宗元為宣撫判官兼軍事詔侯赴行在加侯河南河北諸路招討使并湖北京西路宣撫使侯方欲計議用兵有深入虜界北伐之意紹興八年秋九月胡虜講侯議奏曰不可與和緣虜人犬羊之性國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復三京陵寢事大然後謀河朔復取舊疆臣之愿也臣受陛下深恩厚德無一時敢忘因此與秦

檜有隙紹興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年金賊兀
朮侵犯河南朝廷詔諸路再舉侯遣李寶孫彥戰于曹
州又周彥楊再興牛皋策應與李寶孫彥合兵再戰大
破虜軍二十萬兀朮領潰兵走往汴京侯又遣張憲傳
選與韓常戰于穎昌常軍敗退走陳州求救兀朮侯遣
牛皋徐慶崔虎王欄助張憲傳選與兀朮韓常大戰于
淮寧虜軍敗走汴京張憲屯兵陳州侯自屯鄆城縣又
遣王貴董先姚政馮賽岳雲等兵三萬占處穎昌為久
駐之計又分兵攻戰諸州遣郝晟張應韓清取鄭州孟
邦傑劉政攻永安軍郝晟張應與孟邦傑併兵攻戰河
南府李成王勝等兵十餘萬敗走洛陽歸懷孟梁興趙
鬼火等軍戰絳州沁水縣賊退走濟水斬番將何波那
千戶孛董兀朮并龍虎大王威武將軍韓常兵十萬屯

臨穎侯屯鄆城楊再興李璋將騎軍三百為二隊至近
臨穎遇兀朮大軍戰楊再興王欄戰歿侯整齧軍馬連
夜起發於次日早拂明至小張橋離穎二十里下寨有
探騎報曰夜來三更兀朮并韓將軍等入馬起寨退走
去汴京侯欲乘勢追逐申奏朝廷曰臣聞漢有韓信項
羽授首蜀有諸葛二主復興臣雖不才望如此乞與陛
下深入虜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耻伏望陛下察臣肝
胆表臣精忠竭力以報臣之愿也表到秦檜大怒忌侯
功高常用間諜於上又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臺官羅
振奏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乎愿陛
下降旨令班師將來兵強將奪糧食得濟興師北征一
舉可定雪恥未晚此萬全之計時候屯軍於穎川府陳
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十

三道令班師赴闕奏事令諸路軍馬并回師侯承宣詔
又不敵便行收兵兀朮聞知斷我軍路故虛張其聲
科買布帛造戰牌言進兵北討兀朮使人聽探聞知侯
有北討之意引兵夜遁一百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至
裴城先令牛皋備戰時有人報兀朮曰南家兵奔走已
棄穎昌兀朮提兵復來侯軍屯於蔡州時梁興在河北
絳州尚未得知侯謂諸軍曰梁興見在河北與金人決
戰退走翼城縣趙秉淵戰守淮寧亦不知南歸侯遣李
山史貴將兵救梁興趙秉淵等回蔡州兀朮不敢進兵
侯諸將軍人馬依次調發歸江夏自將二千騎順流入
淮赴召加侯樞密副使侯曰所得州郡一旦都休社稷
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再復有人密報秦檜檜
轉惡之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議講和事便與不便侯

奏曰今虜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竊如前正約和
間併兵盡舉張俊不能迎遏其軍遂大潰失離川陝兀
朮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
求救于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駐鎮江以拒
偽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軍無方畧料敵無知勝賞
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聞志是以戰之不克攻之不拔
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虜境穎昌之戰我兵大捷
虜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若得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
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兀朮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
和豈不偽詐據臣所見為害不見為利也秦檜與張俊
楊沂中同共舉劉錡為江淮招討都督諸軍檜密遣王
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
欲謀反等事俄將張憲岳雲扭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

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與飛同証明其事是時侯尚不知良以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畧到朝廷別聽聖旨侯既宣詔即時將去却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終入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止見四面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畧來照對數事公點頭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到罷隨獄吏前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垂頭赤體各人扭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受張憲岳雲并侯反叛罪又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爾三人都要反背侯向萬侯高羅振曰對天盟誓吾無此負於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復陷忠臣吾到冥府與汝等面對不休衆人聞說其羅振并御史中丞萬侯高等曰相公既不反記得進天竺日

壁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既出此題豈不是要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己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為國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拷掠案牘圓脩先將張憲岳雲處斬紹興十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侯中毒而卒葬于臨安蔡園內天下聞者無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冤秦檜云後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內有殿前司勇後軍施全將一鋤刀伏于闔處寺檜朝回前刺之為轎子所隔不中施全依法賜死紹興三十年北虜犯邊連年大舉上思曰岳飛若在虜軍豈容至此即時下令修廟宇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八
炎興下帙一百八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十二年八月
林泉野記飛相州人為韓魏王家佃戶靖康末張所招
討河北飛投斬效用建炎初所都統制王彥以飛為將
從彥與金人戰太行累立功後彥疑忌飛才乃率其眾
降京城留守杜充為統制三年賊張用王善擾京師充
遣飛及丁進桑仲破之後守建康叛歸虜諸將扈成戚
方惟飛一軍屯於宜興縣時常州吏民避狄居縣中者
甚眾賴飛而全四年至湖州以眾隸張俊薦諸朝除通
泰鎮撫使戰敗虜眾紹興初命飛聽兩淮招討張俊以
拒李成將馬進來約戰飛請為軍擊破進于洪州玉隆
觀追至筠州潁州蘄州頻勝飛功再入擊降張遇眾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八

炎興下帙一百八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十二年八月

林泉野記飛相州人為韓魏王家佃戶靖康末張所招
討河北飛投斬效用建炎初所都統制王彥以飛為將
從彥與金人戰太行累立功後彥疑忌飛才乃率其眾
降京城留守杜充為統制三年賊張用王善擾京師充
遣飛及丁進桑仲破之後守建康叛歸虜諸將扈成戚
方惟飛一軍屯於宜興縣時常州吏民避狄居縣中者
甚眾賴飛而全四年至湖州以眾隸張俊薦諸朝除通
泰鎮撫使戰敗虜眾紹興初命飛聽兩淮招討張俊以
拒李成將馬進來約戰飛請為軍擊破進于洪州玉隆
觀追至筠州潁州蘄州頻勝飛功再入擊降張遇眾五

萬授神武右軍副統制二年破曹成于道州轉中衛大
夫武安軍丞宣布政使三年又破曹成于道州平處州
山賊數萬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
軍統制四年劉豫將李成寇京西飛敗之復郢州進復
襄陽鄧隨唐等州又復潁昌遷清遠軍節度使湖北京
襄制置使豫欵攻廬州飛遣統制牛臯徐慶會張琦軍
擊敗豫衆五年改鎮寧軍節度使往鼎州討湖賊楊太
太黨楊欵有衆十萬拒命會有詔召都督張俊防秋欵
俟再舉乃出一小圖指示俊攻賊出入之要請除來往
之程期以八日擒賊俊從其言先是湖南統制任士安
王俊郝晟等不稟帥王燮命故屢屢致敗飛至鞭士安
及孫議使先餌賊告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初楊言岳
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士安等衆少併兵來戰飛俟

其困率大兵四面伏發賊衆殲盡奪舟入據水寨欵等
窘服相率出降餘衆尚數萬飛杖欵等各一百遣回乘
其被杖未及為計夜襲其營殺戮甚衆俘欵還唯夏誠
一寨背山三面臨湖恃險不下飛親測水淺處遣善罵
者二千人隔水罵賊賊爭擲瓦石以擊之飛先令人伐
草木投之上流瓦石遇草相積壓良久淤塞可涉遂長
驅進擒其衆湖南平止八日加檢校少保以其軍為行
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勝定國節度使湖北京
西宣撫使征劉豫克鎮汝軍商虢州西京長水縣慨然
有清中原之志而諸將養寇不進飛乃退軍鄂州統制
王貴敗豫軍于商州等處七年進太尉與宰相張俊議
事不合乞持母服居江州廬山俊命張宗元為宣撫判
官撫其衆詔飛赴行在諭遣還軍八年入朝與宰相秦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八
檜議和不叶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年虜叛盟飛遣
統制李寶孫彥敗之曹州及宛亭縣進少保河南北路
招討使寶又敗虜衆于宛亭牛臯敗之京西又敗之河
上張憲復穎昌府陳州董先姚政敗之穎昌將楊成復
鄭州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張憲婦清敗之河南府將
楊遇復河南府南城軍將梁興董榮敗之絳州曲垣縣
孟州屋縣濟源縣等處飛再破兀朮于鄆城縣殺其將
阿李朶孛董張憲敗之臨穎縣王貴姚政敗兀朮穎昌
張憲傳選敗成于臨穎飛乘勝欲深入而秦檜議和累
詔班師乃還尋失所復州縣梁興又敗之絳州翼縣趙
秉淵敗之淮寧府既而虜取濠州檜忌飛乃罷其兵除
樞密副使未幾同張俊往楚州護韓世忠軍歸鎮江時
檜與俊楊沂中譖罷劉錡飛乞還其兵不允飛子雲帶

御器械檜諷臣僚言飛不援淮西事以少保武勝定國
軍節度醴泉觀使罷頃之統制張憲謀亂莫朝廷還飛
而已為副統制王貴發其奸張俊亦為言檜因譖飛令
雲作書與憲下飛大理寺命御史忠丞萬俟卨訊鞠婦
罪雲憲坐斬并賜飛死年三十九子遷嶺外天下寃之
飛畧知書傳禮士恤民所至秋毫無犯民不知兵
金人元帥第四書 書曰深想惟動 萬福今月十一日

使來伏手劄其間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即時
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悉者須
至塵浼表云北人見行發遣此來二十五人止是白近
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迹 及兵火隔絕之
人恐是有司姑徇人情尚為濡滯也審議使副蕭毅等
在江南時已蒙定論據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

三朝土壘會編 卷二百八
州城就近交割望早為應所論盡數發遣過界唐鄧二州已想差官趁此月下旬到彼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犬牙纔處亦請依元約于明年正月下旬差官於本朝合干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憑同去行路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固當使民各安其業已遺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新歸附戶口數千遣其家貲並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皆以盡數分付去人應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刷會候供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海州泗州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比及新正竊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惟閣下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至日諸道班還昨以吳璘竊規閩陝以此右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斂退恐欲聞知時寒竊冀慎重專此布聞不宣

朝廷答書 某啟季冬極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整軍安民悉賴金德特承惠問佩何記存垂諭大事已定若非國公以生靈為念他人豈能辦此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今就近先次津發耶律溫等餘當節次發遣唐鄧二州已遣尚書莫將侍郎周聿於此二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割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官前去趁明年正月下旬許議海州泗州連水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應江南商賈隔在淮北者亦便發歸卑情豈敢感激恐遣人在路遲滯今專發書計會泗州差走馬傳到府下伏冀向春氣候淑和竊望倍保鈞重不宣

金人改皇統元年

三月七日

卷二百八

日

勤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 卷二百八
紹興十二年正月樞密張俊還行在 張俊出視師回到
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上遣近侍數留益堅俊乃復
視事

割泗唐鄧商州入于金國 和議既定盡河淮中流為界
故泗州與唐鄧商州皆係割還金人之地遣工部尚書
莫將刑部侍郎周聿往京西割地是時邵隆在高州始
終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招徠離散皆得其心自金
人敗盟之後屢與金人戰雖常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
不肯離商而去至是割付金人隆常怏怏不已

十六日庚戌知鎮江府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

和泱書辨岳飛之寃編管袁州 和泱字巨源汾州人知
書通春秋左氏傳有識性不喜阿隨好直言岳飛以賓
客待之飛死泱上書辨飛之寃事下中書秦檜怒送袁

州編管袁州官吏以泱取怒時相全不少假監繫甚嚴
泱不堪之

二月樞密行府叅議官吏愿加敷文閣待制 史愿字仲
恭燕人先歸朝而來也

楊沂中賜名存中

三月一日乙未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貴罷為特
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福州駐劄

侍衛親軍都虞侯雄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閔師古卒
田師中加殿前都御侯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張俊力薦田師中除殿前都虞侯鄂州駐劄御前諸軍
統制以統岳飛之軍軍中初不服統制傳選李山郭清
輩往往乞罷去撫諭久之稍定師中專務結托內侍以
為內助故久其權

十三日丁未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回
朝廷與金人元帥書 書曰某啟即日春和伏惟鈞候起
居萬福某前日遣人付泗州上伏續次津發耶律温今
必皆達府下近據邊界申報合具次稟唐鄧界上緣李
驃騎將甲軍到來民方不知多有驚移陝西隴城寨將
官王吉領軍馬於治坊鎮等處打劫孳畜驅虜戶口殺
害人民致使相近去應皆不安帖竊慮引惹生事致傷
和好敢望嚴賜約束實為幸甚兼告指揮泗州今後遇
有書信即為收接發納庶得情懇即達不致留滯向暖
窃冀倍保鈞重不宣

四月孟忠愿王次翁迎奉梓宮奉迎皇太后 金人許還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及皇太后皇后遂命孟忠愿
王次翁往迎之以丁樸為提舉一行事務

五月三日沈昭遠假禮部尚書為賀大金生辰國信使王
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金人元帥第六書 書曰少意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既推

異恩許承江南議和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
其間士夫三兩人尚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弟中彥鄭
億年資政各依汴梁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常委以
近上職任 餘人不同今逐家親族及居地物產俱在
本鄉此三人者幸曾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
復業兼張孝純儀同杜充儀同早年各居外臺相輔之
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
河南者及宇文虛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
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并去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

已貸其生命緣世居闕字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況此數家并望早賜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汴梁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民及有畢良使者比審議使蕭毅等回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仰副皇上聖人使無一夫不獲其所之意諒惟洞察此懷悉為施行幸甚

朝廷答書 書曰啟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省鈞座即日極暑伏惟鈞候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鑄等回伏蒙遠枉鈞翰副以甲馬厚幣豈勝珍感又承傳諭鈞意所以存撫有加及何鑄等往回種種照恤但深感佩書中首榮蒙諭及墳域不在慮此日久又望于上國者自非仁厚特留矜念何以及此諭早發遣北人過界敢不

承稟但中間嘗以北人畏賞罰之意而聞欲得上國降一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徑即發遣免致艱難及諭唐鄧二州交割官所說原約多有不同亦不經再三特諭又不告而去已追原差官根問從初差官根問前去只要仔細特論今承來論顯是原差官商量未盡今當如鈞意唯是烏陵尚書與鄭綱中分畫陝西地界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依舊保守今畫圖兩本用硃紅擬畫一本納呈乞降下烏陵尚書照使縱有少侵劉某曾占地界去處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亦乞矜允寔荷大賜其一本已降與鄭綱中遵用伏乞鈞照又諭發遣張仲孚及其弟仲彥并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謹當一一依稟為客人居處遠近不同已令所在津遣俟到即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之

後其家分散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難根刷鄭億年雖
像汴京人但億年初次上國來時稱魯公思造放歸今
親加體問更不愿前去其母以亦此中親眷不少只欲
留此養老出懇坊供到親書狀繳納想蒙情察也其餘
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暑次時唯冀倍保鈞重謹奉啟
不宣

六月四日乙丑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

十一日壬申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王
庶落職居于江州秦檜猶怨其異已不附和議令臣僚
言其在江州占奪百姓田宅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
道州安置

莫將周聿各降兩官 莫將周聿坐割地不親徃界首各
降兩官

金人放東京留守孟庾知陳州李正民還 孟庾掌東京
鑰一旦失節附于金人及和議定上以書請放庾還金
人乃遣庾徽猷閣待制知陳州李正民皆還朝於是畢
良史父子亦得歸良史字少董蔡州人畧知書傳喜字
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以買賣古器書畫之屬出
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買賣遭兵火後僑寓于興國
軍江西漕蔣傑喜其辨惠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古器書
畫之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訪古器書畫之
屬恨未有辨其真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
令內侍延請為門客又得束修百餘千良史月得幾二
百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輒盡當時號為窮孟嘗有姓畢
人偶得文資息澤無宗族承受良史邂逅得之補文學
既得三京地即擬官就祿于新復之地留守司俾權知

東明縣良史到縣乃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應古今骨董買而藏之會金人敗盟良史無用心乃解學解春秋乃復得還歸遂盡載所有骨董而到行在上大喜於是以前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號良史為畢骨董朝廷又書書曰某啟季夏極熱伏惟某官鈞候萬福何鑄等還所蒙惠近已卓畧修報伏蒙上國曲軫仁慈從所請深念恩德實自國公特留鈞意力賜贊成區區銘感何有窮已比觀泗州閔報備坐指揮送護一行人使等約七月末過界聞命鼓舞舉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報謝闕下敢先次奏知有新茶五百片聊以將意便中未能多致竊幸笑留餘續上次不宣

二十八日己丑翟琮卒

二十九日庚寅御前統制傅選為御前司副統制

八月金人元帥第七書書曰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近者疊蒙惠音備悉勤意即日秋涼想惟履候安和承諭遣報謝人使已聞朝廷并唐鄧二州至亦遣官交割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地界緣時盡知彼處地界遠近曾言俟大事議定各差官子細檢視臨時從宜施行回辱示報凡事一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遂差事行臺刑部尚書烏林答贊謨守等同往交割仍丁寧戒諭據陝西諸路疆土並合交收緣照鳳城階佑泗州於彼窺近若行盡取或有不便其泗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于關外立為界首除將上件泗州與江南外應

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便于立定界却得鄭綱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檢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林答贊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坐奉指揮照吳玠劉某所管地界盡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原管地方合是逐州以南吳玠原管地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不係劉某所管地方遵依元帥指揮保守為此于何鑄等回時已令達意今于大散關西正南立為界首仍令書已前據烏林答贊謨申鄭剛中五月中公文稱和尚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兵問却說龍門關為界至今承來書與前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某曾占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契勘彼間地界已前布聞何煩再三別有

改議若謂欲為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惑豈元約也竊冀申為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謂商州一處來書並不謂遷延到今猶未了當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申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緣恐其人在南地別有罪犯逃避過淮難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仰問當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子細勘合却緣逐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收接文字申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誓表盟淮北之人有愿歸者更不禁約盖兩國和好務安濟生靈告以此意便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文字之理即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便逃竄於理不應請為指揮有司出榜曉諭應淮北人數愿歸鄉者許其自陳及今後沿邊

三朝北野會編 卷二百八
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體應收接契勘回報以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民其餘并作有劄錄姓名之人都來見發遣檢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赦罪書自來亡命沒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官員百姓軍人等並許復舊已有上件寬貸明文今將赦書內一項全備抄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尚何疑哉所附到鄭億年申狀尋具奏聞準奉聖旨為已經放還只今在彼居住外有杜克家口雖曾離散其原住州縣官司并從來親屬一行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人人咸獲其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并張仲孚兄弟張孝純字

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處津遣今有數月計此合到亦催趁一就早令到來惟閣下留意既示新茶極愧荷餘莫順時倍加保畜傳奉復問不宣

朝廷答書

書曰某啟即日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等

使來欲惠問感荷契愛垂諭上國講修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遐邇同之此敝邑之幸也叙謝之誠言不能盡竊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嘗丁寧諸路帥守應防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置則天下舉安深合古訓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處申達北界人馬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于收納叛人強奪鞍馬又縱群寇攻縣道殺官吏驅虜人畜焚毀舍屋及假裝飾以草賊為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煩開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

邊吏妄作不遵約束甚不稱某畏天事大之誠意也已
脩錄所示四川宣撫鄭剛中刷根南來人馬依交割與
到境州軍取收管公文仍戒沿路諸將不得令人過界
劫掠收接南^接殺人馬令出榜界曉諭庶得疆場安靜人
民樂業信義敦篤垂裕無窮少副來誨老母還歸知恩
有自己就報謝使副賫書信布叙前書所諭陝西地界
亦以別修報書向寒竊冀倍保鈞重不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九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十日庚午王庶卒

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迎見
之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
舊皆掩其口仍高聲大叫以混其語有學院子甯偉在
側聞之而喜謂可以持王氏矣庶嘗自號當叟又或問
當叟之義如何庶曰吾之所謂皆合其宜尚未失當歸
號當叟有詩文遺稿若干卷名曰當叟集藏於家 林
泉野記曰王庶字子尚鞏州人進士登第宣和末為陝
西轉運使奏計在京聞金人犯順乃見宰相白時中李
邦彥請急詔神師道大將軍朝廷是之建炎初直龍圖

閣廊延路經畧使知延安府二年加右文殿修撰陝西
五路制置使虜圍權州庶赴援檄曲端策應不至虜徑
攻延安城潰庶奔于端囚之于軍以乃釋去後張俊宣
撫川陝用庶為叅謀又命庶知興元因譖殺端自是西
人解體後敗于富平遂失五路庶後知荆南政貪酷紹
興七年趙鼎以庶知兵欲用之召為兵部侍郎八年選
尚書又除樞密副使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誣統制官
兵吳錫下大理司庶明其寃得釋俄被命往沿路察州
縣不職者驕暴傲忽將士咸怨及還朝廷方議和庶不
以為然乞去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北安撫制置
大使秦檜諷臣僚言庶及劉大中沮撓和議落職放還
九年除端明殿學士臣僚承檜風旨復有言遂奪所授
十二年臣僚再言庶居潭州占民田宅責授嚮德軍節

度使道州安置卒于貶所。王庶家集定傾論一論節概
天下之士自墮于苟媮委靡不振之地為日久矣士大
夫之志忠義者方國家閒暇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姦
臣賊子聞其風聲已自胆落是以能消禍亂于未萌破
姦軌于未作不幸國家有緩急安危之變則仗節死義
殞身喪家而無悔恨故名節之士乃治世之膏梁而亂
世之藥石也昔戰國之士如伍員之于吳以父兄被讒
受戮怨楚之君臣義不戴天卒勝破楚入即鞭平王之墓
自今觀之凜凜然猶有生氣使後世之士皆如伍員之
忠則國家之恥何患乎不刷君父之讐何患乎不報哉
伏以靖康之禍自古所無宜有志之士投劍于碣石之
墟收兵於涿鹿之野一洗本朝無窮之憤而求與古人
忠義伍者寥寥無聞焉豈豪傑不世出之士伏于崑穴

三朝士旦會編 卷二十九
草野湮鬱而不振歎抑朝廷之上所以振拔招來之者
未盡其道歟區區諛聞竊疑于此故敢以言伏幸垂察
論襄漢伏以自東晉至于梁國于吳越者皆以江淮
為境地勢平行無大山深谷以為限蔽而據江淮之上
流屯兵宿將以為守者其地有三曰襄陽曰武昌曰九
江地當孔道必得其人而後能守在東晉守如陶侃庾
亮之徒相與戮力以捍蔽一方北方之兵睚眦熟視而
不敢南渡者以地利所在勢當然也伏見鑿輿駐蹕杭
越其以江淮為境者與古無異而兵衛所在復加二焉
曰建康丹陽雖當盜寇竊發而旋即平定人民之富十
才減三而獨有襄陽武昌九江三郡以為盜墟城邑殘
破百姓屠戮十存一雖建帥宿兵而財用單乏倉廩艱
棘雖使陶侃庾亮之流馳騁其間未能保一日之安也

夫用兵之要在於審知彼己守猶不足何以言攻違此
二者而求成功難矣興復之端其要在此伏幸垂察
論詔令要切臣惟國家方撥亂反正號令所行務於審
諦而得情使卓然見吾威福設施所向以懾伏其心則
姦雄不敢萌惡為善不敢不勉賢於誅罰用兵遠矣光
武皇帝賜河西之詔勉以濟晉輔周之功而戒以尉佗
制七郡之計竇融等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
立之情益懷忠疑唐武宗討澤潞恐河北諸鎮為脅齒
詔王元逵勿為子孫之謀猶存輔車之勢以破其疑元
逵等惶恐奉詔旨親率兵出討卒以有功臣愿、、
陛下廓日月之明發雷霆之令臨照遠邇使制詔所及
切其機要消患折難于未兆未形之中則中興之業實
為有力此自古明聖之主駕馭英雄之術也 論湖賊

臣聞為國之道譬之用藥以治病國有先後之勢而疾有緩急之殊所以斟酌救療不可不察也伏惟國家今日之患虜為大盜賊為次虜人頻年用師殺伐相當吾雖衆散地失彼亦不能乘時攻取非力不能顧亦有所牽爾而虜未可卒滅國家必自固而後可以有功患難大圖之不可速比之于身風痺之疾也楊公之賊名微衆寡據湖山阨當路阻吳蜀之通流跳梁不息或招外援其患雖微治固不可急此于身咽喉之疾也治之道當在所先然咽喉之要切皮膚之輕脆欲以針砭為治則恐有傷手之危欲以藥石為治則恐有不及之悔前日元樞之詔誘王瓌之入討已有傷手藥石之禍矣點虜間諜知吾有此內患脫或投隙送死相與牽連豈不大可畏哉然則捨此二者將無所施乎臣愚不自

料嘗抒愚計第恐大臣已有勝筭倘或博採愿有所陳但兵家說道難于露布俟面奏論行法臣竊惟人主威權之出至于殺戮閔軍政倘罪狀明白案核詳審既以明行當斷以宸慮守之不移不可奪于好惡使遠近窺測有掠美避謗之迹失忠臣之心啟讒佞之口動搖國事此利害有不勝言者請借古以論之彭越為漢功臣相與滅秦滅楚勲業甚著剖符為王爵位尊盛一名兵不至以是為罪因以誅死藥布求殺身明其罪終以不赦王恢說武帝伏兵馬邑以誘單于尉使迎降虜得脫去而武帝罪已不能追獲以慰士大夫心雖太后為言卒不得免二主持法無所縱貸而國勢尊榮胡夷讐伏此不奪之效也僕固懷恩晚節傑逆至引吐蕃擾敗唐室而代宗隱忍為諱不言其反李懷光助朱泚成奉

天之亂倚兵自固德宗優容迫于臣下之請誅伐不行而寵增俄及大曆終身迹難屢至危迫正元始息藩維潛默為治頻于困辱此掠美避謗執不堅之效也諸葛亮街亭之敗馬稷為前鋒坐違節度捨水上山耳亮涕泣行誅以為法不可不明卻克伐齊韓厥將上軍將斬人獻于王馳將救之間既斬之矣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夫以人臣用師猶人怨確守斷行不移矧欲復中興之業乎伏望覽唐四主之得論先計後筭臣聞帝王興事造業必規模素定故先後緩急之序咸當其宜辟理亂絜得其端緒則有條而不紊神功茂烈次第而成未聞妙筭不立事至輒應首尾搶攘能底於治者也臣未敢妄論遠古取其切于事者勾踐棲于會稽所以報吳者可謂難矣觀其規模則外用范蠡內用

大夫種不惜子如王帛以蠱夫差之心不憚卑身勞心以結越人之愛生聚教誨外示微弱率得黃池之隙一舉而滅之秦孝公介居西戎所以圖天下亦可為難矣觀其規模則用商鞅開阡陌強公室杜私門見利出攻諸侯割地而請盟敗從約開闕延敵六國之師逡巡瓦解無亡矢遺鏃之害而天下疲矣方其揆事圖策固已得于冥冥之中是以訖其成功曾不出于規模之內臣愚不識大計伏見頻年數易將相用兵制敵初無成算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僥倖一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謀陛下中興之本也當今陛下孜孜聽納帷幄之議必能上啟宸心不知國家規模果何所在欲如秦孝公強兵富國鞭笞六國乎若聖慮已定臣愿陛下擇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必有所成若聖

慮未決則宜博詢賢知使妙筭先定然後兵不再出外
亂可平臣不勝惓惓惟陛下裁擇 論賞罰臣聞取臣
節惟在賞罰賞則當功勸罰則當罪服至于擾攘之時
此柄猶不可不謹故傳曰信賞必罰蓋賞為示信之表
君行賞既不妄臣受賞則不疑然後可以立功立事矣
漢高帝當逐鹿之世賞罰已勸智勇挾數用術不專以
信故韓信彭越英布剖符受封徃也連城數十一日安
定使有自疑強大不當得之心亂者踵作終以不保世
祖中興較功計勞再為謹審封爵之行總不過數縣君
臣相親此故建武之元上下安享身見太平二者不可
不察也伏見比年以來國步艱難群臣效功朝廷急于
平定爵賞封拜失于濃厚正任防禦承宣節度所在輒
有文吏如中奉大夫皆緣軍功不限員數爵賞所以勵

世庶鈍忍不當如此愚者苟得為心貪婪不已無復激
勸傑猾者較功揣已豈無不自信之心乎太祖皇帝以
郭進守山西十年官不過引進使曹彬取南唐一國逮
還京闕而去幹當江南公事回上不以過賞悅臣下長
其驕盈之禍下不以虛誇事上以成謙遜之福要在相
與以誠是為萬世法伏望陛下審信賞必罰之旨攬高
祖光武之失觀藝祖君臣之推誠以圖興復之功天下
幸甚 論行法臣竊惟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
權陛下所以坐致六合撥亂除暴之具也近者朝廷以
四方未平務從含貸督察之政絕仁厚之恩廣而臣下
不知寢成驕慢握兵之臣瞋目抵掌坐作聲勢殺生廢
置不拘憲章法令不行于軍旅矣詔書所舉明赦之所
蕩滌夤緣私意沮格不用法令不行于兵矣名之不肯

三朝士野會編 卷二百九
聽使姦回從而窺測幾何而不陵遲矣臣竊請陛下宵
旰勤勞講求治安固欲廓清華夏混一區宇復祖宗配
天之業而法之出近不行于城內非尊主折臣陛下憂
勤之意也議者或謂朝廷含垢匿瑕以收一旦之用又
謂朝廷不宜輕自動搖以失人心是皆不然唐德宗姑
息藩鎮而叛者四起及至憲宗剛明果斷卒以削平僭
亂若謂含垢可以收其用則德宗不宜有倔強之臣動
搖可以失人心則憲宗不宜有興復之效此陛下聰明
可以洞見矧朝廷承列聖在天之德四海謳吟之愿何
求而不可哉易曰渙汗其大號汗出而不還者也明王
者號令有行而無還伏望陛下明勅中外執憲之臣振
爾條綱或強梗恣睢如前所陳者寘之嚴科如是則可
以激忠義之權折奸權之漸國勢日隆大業可成矣精
神不強雖良醫不能以愈疾法令不立雖聖人不能以
致治惟

論虛實用度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
古今不易之理也然所謂與治同道者不過乎務農敦
本勝殘去殺而已今天下自經兵火土地所存十無三
四農人耕耘十無二三吳蜀屯兵丁十有七八因功被
賞文武官資數倍平日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二三
之耕耘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資雖使天
與鬼輸無有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以此治道求為
中興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臣愿陛下長慮
却顧解紘更張坐薪嘗膽以圖興復無坐費日用
循致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
炎興下帙二百十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論敵人強弱臣聞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
陳人聽命而遂縣之繼又誘蔡侯而殺之叔向曰失信
而再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滅
東夷而殞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假
助不善非祚之也必厚其凶惡而降之罰臣觀金人頻
海小醜語言不通邈在要荒之外乘二國之敝承突獸
搏所至輒克從毒長惡惟利是嗜雖五胡之亂華莫甚
于此又無長計遠慮以撫其遺民又無君子以謀其社
稷四邊所用皆鄙夫餓隸心既患矣事多由利從剝膚
搃髓例以為能天意為何人心為何今僥倖立國十有

餘年一星紀矣哀兆漸萌所以近歲旁塞出沒皆叛卒
流人大首輦寂無所聞其徒二太子婁宿等數人零落
殆盡其餘盤固牙結自相睥睨理勢然也獨粘罕竊有
其權土地濶遠金玉子女盈積聚麀酣飲自以為天崩
地陷無復可憂古之立國如漢高祖唐太宗再為英偉
地土九州中間亦少放肆陸賈言不可馬上治魏徵疏
十漸以正其失矧此虜君臣萬萬計不出此其事夥民
衆兩倍于彼乎陛下欲雪大恥圖中興正在今日當焦
勞克己虛心聽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人才不必選賢
也顧其謀王體斷國論者隨宜任用如何耳將帥不必
盡驍勇也顧秉節鉞操兵權者指揮授方畧如何耳百
姓不必姑息也顧其主漕計持刑獄者風化如何耳三
者既修在朝者大賢不肖襲性在軍者上下秉節在野

者四民安業如此則國日治兵日強民日富武王之克
商高祖之滅楚不過用此矧彼烏合驕淫無義逆孽有
不亡者哉古語有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正今日之急
務也伏惟少軫聖慮天下幸甚 論圖治臣聞唐太宗
撥亂之主也既即大位魏徵勸行仁義及以十漸譏之
太宗嘗力行其言卒成正觀之績明皇圖治之君也纂
成正緒姚崇以十事說之切中時病明皇勵精聽納故
開元之政無愧前人今陛下克復土宇百度草創勤甚
太宗之撥亂懷遠來邇救寧諸夏功倍明皇之圖治然
人材之賢否法度之苛簡民農之疾苦軍旅之情偽其
間利害曲折姦濫隱慝上蔽聰明下積怨憎豈不如正
觀開元之初十數事而已哉又未知廟堂執政臺諫長
貳曾為陛下別白而言之否臣久荷國恩叨竊侍從負

釁力疾不避死亡趨侍行闕雖無長計遠慮振起頽弊
于今日軍民利疾夷夏強弱思之不為不詳知之不為
不盡切歆罄瀝肝胆仰瀆冕旒期補聖治之萬一未審
陛下能霽天威賜以清問之晏使造膝縷陳梗概苟尺
寸之長有所裨益望斷自宸衷勿牽衆議而力行焉或
迂疎無用稍涉誕謾裨就誅責亦未為晚惟陛下矜其
孤忠而與進之臣之愿也非所敢望伏幸照察 論立
政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安危在修已治亂在立政成
敗在用人未有修已而百姓未安立政而天下未治得
人而績用弗成者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乘中興之
運當靖康之末寶祚危於綴旒陛下飛龍睢陽郊祭配
天不失舊物雖宣王之復古少康之纘禹無以過也天
縱睿知好學不倦勤則畏天言則引咎宵衣旰食坐薪

嘗胆雖堯舜之責躬禹湯之罪己無以過也遭時多難
天步靡寧以四海之大而治於吳越之一隅以萬乘之
尊而屈於戎虜之小醜雖太王之去邠勾踐之棲越無
以過也兢兢業業不敢暇逸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昧爽
待旦未明求衣雖文王之憂勤成王之無逸無以過也
恭儉節用服御菲薄嬪嬙不脩行宮僅庇風雨雖堯舜
之土階禹之菲食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修已矣屢下
寬大之詔盡復祖宗之法恤刑薄賦講武務農訓齊百
戶撫綏四海車堅馬良^兵食備雖宣宗之綜覈名實文
皇之勵精政事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立政矣求賢如
不及從善如轉圜任相則垂拱仰成至于分治天下而
不以為疑御將則建牙授鉞至于兼制數道而不以為
重雖周之任旦望漢之寵信越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

用人矣宜其百姓乂安天下大治績用丕成然而行之累年百姓未安天下未治績用未成者其故何哉此愚臣所以當食而噎中夜太息曰有君如是而治不加進土地日蹙夷狄尚熾何功烈如此其卑耶臣本以諸生蒙陛下拔擢待罪從官屢膺任使負恩丘山未報毫髮陛下不以臣不才不忍中棄萬里召還臣孤危餘生獲瞻天日愚衷千慮豈無一得仰裨聖政之方伏望聖慈俯憐忠誠畧賜清閑之燕使愚臣布腹心瀝肝胆然後退伏鉄鑽不勝幸甚 論擇相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傳曰帝王之興非一士之畧士固以為多為善然所以用天下士特在于一相故曰天子論一相湯之興也相伊尹一人而已高宗之盛也傳說一人而已王周室者太公望而已霸齊國者管仲父而已若高祖之張良光

武之鄧禹蜀先主之孔明符堅之王猛皆一人而已至若唐太宗之善創業守成亦不過用房元齡杜如晦二人焉何其少也陛下臨御以來拔以為相者十人矣而在位者多不久何相之衆而去之速也非特臣疑之天下之人皆疑之豈陛下相謀之始或未慎耶抑陛下禮貌之不至耶抑任之不專待之不誠抑諛間之或入耶抑其難進而易退耶何相之衆而去之速也若謀始之不慎臣愿陛下慎厥始若禮貌之不至臣愿陛下益禮貌以勵其節若任之不專待之不誠臣愿陛下任之勿惑且推赤心置其腹中若諛間之或入臣愿陛下相與之際如魚得水無令小人伺其隙德重一時望高四海去就為朝廷之輕重用舍係天下之安危雖千秋萬歲留以輔陛下可也豈容其拘夫易退之義哉故曰始終

慎與又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論戰守兵之不可一日忘于天下也久矣用之之道蓋亦多說以臣觀之亦無深遠甚高難行之事大率不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生死者戰也增陴浚隍效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百萬竭天下之羽革漆鉄以為兵之器械空天下之倉庫杼軸以充兵之衣食宜乎鎧仗犀利士氣振發戰則勝守則固而乃膚功未奏寸土未復何耶凡以不知戰守之道未嘗聲金鼓也未嘗列行陣也聞敵之至即曳兵而走豈知所謂戰哉未嘗修城郭也未嘗立宗廟也聞敵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哉或曰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無常變化不測如雷霆如風雨如水如火如山如林如以石投卵如以利劍腐齒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克安可以守天下之

言率如此而臣之言獨不然譬猶二人奕有高者有低者從旁觀之二人皆低者也一人大敗遂以已為低彼為高非彼高也我低故彼高爾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為善以臣區區之見而昭陛下之神武施社稷之威靈而用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論用人臣竊以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烈于今日者也陛下以不世出之姿當大有為之運勵精求治德日新矣而其效未見何也非不勤勞也非不恭儉也非不專任宰相非不寵將帥非不強兵非不理財非不求言非不聽諫非不下哀痛詔測隱以感人心非不遣使卑詞厚禮以交敵國堯舜文武之正道漢唐賢君之盛德陛下皆祖述憲章而躬行之也凡可以臻今日之治紓今日之急者蓋無不為也然而天意未甚順人心未甚孚事

力日用土疆日感九廟灰燼之恥未雪也二聖沙漠之狩未回也陛下鬱鬱僻于叢爾之吳何故哉必有由也陛下亦嘗深思而熟究之乎厥今天下之勢如久病之人非不求醫而倉公扁鵲之效未著也非不用藥而狼毒烏喙之類或進增其病而速其危可不哀耶嗚呼萬世之安望陛下早圖之也臣愚慙淺薄豈有深謀遠慮以裨陛下之聰明以定天下之禍亂以贊中興之盛烈晝夜思計十年于茲矣原其病察其脉處方用藥竊自謂薄有所得力微身遠無從可達今蒙收召且命之對此時不言何時言耶倘蒙陛下賜清閑之燕容臣委曲敷陳展盡底蘊庶或有一得之可採若以為迂濶不足以有行則臣當乞骸骨老死山林無恨論政事本末昔周宣王之復古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內修政事

故能外攘夷狄苟政事不修則夷狄交侵矣安能攘之哉金人腥穢吾中國十年矣而吾攘之不能去何也其修政事耶夫政有小大事有本末先大後小先本後末則得之矣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為先者也廟堂之上朝夕議論者兵州縣之間星火奉行者兵士之所陳者兵農之所贍者兵商之所助者兵功之所程者兵無所往而非兵蓋曰夷狄之禍如此非兵不足以攘之也其於政也小耶大耶其于事也本耶末耶竊謂兵不可去然非所先也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法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亦先文而後武其所謂文者非簡牘之空言篆刻之小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皆文也是乃

政事也今皆修之歟其亦修而未備歟孟子曰蓋亦反
其本矣又謂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賦
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
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又謂梁襄王天下定于一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又謂齊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
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
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塗孰能禦之今能
如孟子之言修其政事則本氣寔邪氣不能入彼夷狄
不待攘之而自攘區區復古之宣王何足為今日道臣
故曰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勿以
為書生迂濶之言而畧之也論兵臣山西人也雖自
少讀書而風氣漸染馳馬試劍亦兵之是好及遭艱難
蒙陛下委任假以兵權為戎虜可以氣力驅功名可以

唾手取也分薄穀竒跋前疐後迄無所成立閒居退處
歷觀古人用兵之說乃知兵之未易云也左氏曰兵猶
火也弗戢將焚兵之不可好也如此易之萃曰除戎器
戒不虞兵之不可去也又如此雖然大抵用兵之說有
三馬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兵
合而不離則其心和其情通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
救父兄少長有禮其行如賓所謂守則固戰則勝者也
兵精而不濫則其氣銳其勢倍進如江河止如丘山攻
無堅城戰無強敵所謂百戰百勝者也兵速而不久則
其志果其計決出如雷霆動如發機役不再籍糧不三
載所謂勢若從天而下也反此則非惟不能成功未有
不敗亡者也唐九節度兵一日皆潰非離而不合之謂
乎尋邑百萬破于光武孤軍非衆而不精之謂乎高克

之師過期自潰非久而不速之謂乎夫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晉文公區區圖霸亦戰而不戰更愿陛下養威蓄銳俟時之至合大兵驅精卒赫文武之一怒而不留行則妖氛靜境土復諸夏安陛下可以垂拱無為矣其數出易動乍勝乍負兵家之大忌也望陛下深軫聖念天下幸甚 論形勢臣聞立國必處形勢之地強國必資形勢之利守國必據形勢之便處之得其地則民心歸資之得其利則財用足據之得其便則軍聲振蓋形勢者天下之大本若人之用血氣木之有根基水之有源流謀國者不可不知也故古人言形勢者或謂之上流或謂之襟喉或謂之腹心或謂之四肢其緊慢急緩殆可見矣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為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爾尺寸之地又非昔時之吳蜀也自古吳以壽春荆襄為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為咽喉故時方用武則遴選英奇屯宿重兵尺寸不以假人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梁洋田壠丘墟置之不復為意今日之天下所以守則不固戰則不勝惴惴然不自安者殆謂此也兼梁洋東徹陝華西極洮岷北臨三秦南壓九江表裏山河可戰可守乃天下脊也捨此不圖欲一肢以治四體非徒無益適所以害之爾臣愿陛下深軫聖慮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倒持太阿乃有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一
炎興下帙一百十一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二十三日癸未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梓宮及皇太后歸自金國
入楚州界 金國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及皇太
后邢皇后中途上仙至是皇太后及三梓宮入楚州界
初皇太后與喬貴妃皆在鄭皇后殿中相叙為姊妹約
先遭遇者當援引既而貴妃先遭遇遂薦太后太后亦
得幸故二人相得甚歡徽宗北狩二人皆從及金人欲
還太后也乃遣高中尉曰中尉今去江南往復萬里輒
有酒一杯為歡如何高中尉許之貴妃遂出黃金五十
兩勸酒一杯高中尉辭金貴妃曰且與中尉路中買果
子此不足為禮也愿中尉照管善抵江南高中尉受之

貴妃曰姊妹有生死之別欲舉酒一杯以送行人如何
高中尉許之貴妃乃舉酒以勸太后曰姐姐此歸見兒
即為皇太后矣宜善自保重妹妹永無還期當死于此
太后慟哭貴妃亦哭太后舉手接杯欲飲貴妃一手執
杯而復縮以一手止之曰未可妹妹更有一語太后曰
如何貴妃曰姐姐到快活處莫忘了此中不快活太后
曰不敢忘今日貴妃方授杯太后執杯飲釀大慟哭不
止天眷之在旁者皆哭太后自清河而下是時官吏迎
接者皆列在楚州沿淮既入境即登御舟晨夕倍道而
進金字牌促有司行期者踵相接也

車駕如臨平鎮迎皇太后 車駕如臨平鎮奉迎皇太后
也是日上入幄朝見宰臣及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如
儀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濕龍綃軍衛驩聲動天地

父老童稚攜持夾道擁觀以手加額咸感歎曰不圖復
見聖神母子之重歡如此也初太后見將相大臣班列
于道顧左右曰孰是韓世忠虜中皆知其名左右指世
忠太后嘉歎久之

二十三日癸未車駕自至臨平鎮

金人遣使來聘 送梓宮及太后来使副凡十一人各有
名色

徽宗皇帝梓宮至自金國 蔡條北狩行錄曰丁未年二
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
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
半盡出所有衣服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
八九寓止燕京延壽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
路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裎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

三朝士旦會編 卷一百一十一
姜諤曰神器流離宗族若此甚憫念之卿為子細取索等第具一賜目來若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疋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泣下諤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遣姜果支散幹離不作會城南面陳南北利害叙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數涕零毅形於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者久之行在統屬謂之都管有職小官卑充其任者既足統轄即合押班起居御藥楊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雜壓不可為在此間頓改舊制自燕京遷居霄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絳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前載厄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塵劫思有以少助繼天之作今草得一書欲厚遣本

路都統求通于左副元帥卿為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恐有未至絳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時秦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高號邀請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改朔不叙請議至二月六日有立異姓之命朔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應皇族盡出遂議置君乃令城中共舉前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履行身為宰輔奉使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既不能盡忠于本朝亦何以効節于大國乞立趙氏以慰人心不從既而太上北遷如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絳曰天祚吾宋宋必有主今聖慮若此定膺照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辭于其間明日具酒肴邀本路都統後復具書曰某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

三朝士野會編 卷二十一
同也嘗欲通書于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其聞唯
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畧陳固陋為左右
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己任故有國
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然後能安天下之人
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臯夔稷契之臣則日月所
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在一
二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
下征伐荒外西破高麗北擒頡利可謂皇帝之師莫強
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如突厥稽首戴恩常為北
藩故唐之亡也終沙陀以圖雪恥又匈奴冒頡單于圍
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恥之如俯拾地芥冒
頡單于不貪近利以為遠圖使高帝得歸奉祭祀故得
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

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責石
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
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
地而終為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頡單于其英雄
度商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于遼東不避
浮海之勤而請命于下吏蒙先皇帝約為兄弟許以燕
雲遼雲山妾人哨聚不逞某之將臣選懦懷首鼠之兩
端某以過聽惑于謬悠之說得罪于大國之初深自克
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
之中有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
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頡
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保國活民為
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為他人

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之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為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為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日有為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毋言之則為賢毋妻言之則為妬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覩縷伏望臺慈照察幸甚幸甚天資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于班史下筆纔已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此狩以來無書得以悅目一日聞外有貸書者以衣易之戊申八月入見盡從韓州之民出而寓馬春秋博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憚宣諭蔡條曰春秋之書多弑君弑父之事為人臣者豈宜觀哉條

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儀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諛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愿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條因奏事太上謂曰比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所理亂興廢之迹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探其華寔深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進和因用親人善鄰事太上曰此春秋時蒙宣示以為榮觀太上皇有所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于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

未及不惜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
每西南望佇目久之謂左右曰寢陵在何處泣數行下
過忌辰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
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後諸
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于
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
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莘王植對曰芳草連
雲暮色深皆類此宗室晉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人朝
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為之感動撫問再三至于
流涕遣杜遵道計置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居差孝騫
仲晷惇宗職事宗室有挾私恨而致詞者紛爭不已全
失禮容降誥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于長幼之序各
挾私憤以成仇怨急訟不已豈不知身寄他鄉復得聚

會何幸如之故閱禮儀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
者有之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
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
體此意分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誡如爾後敢以
來到韓州事陳訴者並以罪罪之毋作食言各令知悉
楊師道侍燕間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窮
困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一物得齎行遠
卿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不
能振濟為之奈何宣諭訖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
者遂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國乞給賜衣物從之闕澣濯
之衣太上皇后進絹十疋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
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元

徙居五國城 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國古乃奉朝命令減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帶太上力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涉險阻憂樂固當同之今者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令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同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諭所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考親姪晉康郡王孝騫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紛者太上聞之降誥戒飭曰艱難之際謹慎為先若復出入不節語言輕易或為狂藥所困舉止取灾有失事體古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係焉而今而後戒之慎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

過從恐閑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誨諭咸使體悉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情恕之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減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五國字董八曷打通事慶奇遣人審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莫不加手于額太子幹烏歡遣人奉書云欲于內侍中求曉事能幹人材俊爽者二人所須却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悅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太子不可違遣王佃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乏材不免于衆中選擇二人前去皆自汴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以處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甚荷雅意然以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諳板勃極烈夫人致書于太上拜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

不外以本局分抵有一二人難以輟那送示藥物雖出厚貺以無官應命不敢輒留好學不倦移晷忘食而動靜語默之間必有深誨焉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謁肅宗于靈武披冒榛莽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為權幸所嫉遂令張瑋錄其傳以賜韋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樛駙馬都尉劉文彥首告謀反金國蔡絳是日聞之莘王植駙馬都尉宋邦先徑令途中立聞達太上驚惶未以為然翊日遣絳渡河以詢虛實既濟則千戶董按打曷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般發往彼帳中矣盡得其所陳之詳絳歸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棣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然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悚慄絳曰吾儕諸人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于前人不意逆黨

出于至親至愛之間捐軀効命正在今日絳身以貫高自處愿諸公盡力以殉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殛之言辭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植同絳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宋邦光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棣駙馬都尉尚子辰房內侍王若冲同絳從實之王力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絳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群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臣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死之使歸絳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以告答曰老夫自聞男樛等有誣告之事深悟衆叛親離反求諸已罔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

害憂過悔尤顧惟一體其害尚輕苟使坐累諸人復何面目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謀謹論非御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不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者報之當何如以此食言千萬無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予平日待蔡絳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其書而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今陛下蒙塵之際遽罹誣告不責彼而求已而能虛懷誨得湯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以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熙寧富弼為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灾異皆天數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若不畏天

何事不可乃上疏曰愿益畏天遠讒佞近忠良神宗親書答詔曰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太上稽首而言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于忌辰輟膳思泣愿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榜絳書于坐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見之泣下謂群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之主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回得一日瞑目足矣群臣皆再拜稱慶藥材留充備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吏皆鼓舞再拜受賜行宮有回祿之擾嬪御之內及沿燒者本位陳乞聚夫修盖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盖官那容應辦宗室仲晷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居上京至有闕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

勝謂左右曰此輩何辜至于是令李括宣諭蔡條草表一通候有回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語賜王若冲曰一自北遷于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為不多深欲記錄未有其人詢之蔡條以謂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為後世之戒謙虛待下隨行群臣不一大小未嘗名每有遣使則温言慰諭善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于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東昇炎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首類之為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之仍戒勵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予皆在繫維之中當求諸已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瑋張堯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紹興與

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北狩行錄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二
炎興下帙一百十二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癸未盡十二月十六日甲戌

皇太后迴鑾至行在 車駕至自臨平皇太后還宮滿城
士庶夾道聳觀皆以手加額歡聲洋溢太后居于慈寧
殿宰臣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亦有獻賦頌雅歌稱美聖
德者令中書舍人程惇厚第其高下惇厚以建昌軍進
士童藻為第一知真州張昌為第三進士陸渙為第四
昌特轉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太后嘗許金國劉皇后
首飾頭面珠翠之屬緣誓書不遣泛使秦檜乃親作書
與知盱眙軍向子固令差信實官員往泗州傳語安撫
周企令具奏達候至遣賀正旦使何彥良行即附行子

固遣錄事叅軍孫守信至泗州見企白其事候發文字
已行方可歸守信至泗州見企語之企初不語守信力
言之企乃即時具奏附走馬天使行

九月五日甲午叅知政事王次翁為報謝使使于金國邢
孝揚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

六日乙未孟忠厚以樞密使為山陵使 秦檜欲去張俊
樞密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且外示加寵於戚里矣

秦檜加太師 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
乃大賢人之業曠時真宰為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功

于指顧人無遠慮獨先定于規模力輔眇躬通誠大國
荷上天之從欲成愛孝以事親出入贊襄宜崇褒陟爰

正久虛之位用告大昕之朝具位檜碩大而光明忠肅
而恭懿心潛于聖有孟軻用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

覺民之任早中異科之目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于艱
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乎忠信見子卿思漢室

之深謀皆予同國無異政固兵權而營屯以肅定浮議
而反側以安廟筭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唯

君子以為必歸蓋信既皆而情則思必施而欲得龍輔
來還視西落以寓永固之靈駟馭惟迎肅東朝以極慈

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明之封寵拜維垣
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深眷於戲呂

望尚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為師成王之勲所以集
永惟耆德無愧前人其祗邦體以副朕命梓宮及太后

還故有是命

十三日壬寅大赦天下 門下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

運上穹悔禍副生靈愿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

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况申遣使
輶許敦盟好來存發者萬餘里慰契濶者十六年禮備
送終天啟固陵之吉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宗社
再安遐邇同又慶來從于天上澤周決于人間橐弓矢
而戢干戈式昭偃武省刑罰而薄稅斂庶用還淳宜均
惠術之施以侈有邦之福可大赦天下於戲去兵而未
嘗去信蹈前古之格言寧親而有以寧神懋大君之至
德惟比屋克躋于仁壽在庶政宜尚于中和其一心輔
弼之臣暨百執文武之士交修不逮永孚于休
王俊知洋州兼沿邊安撫使節制蓬州軍馬 王俊行軍
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中號為王開山言所向無前也
然性強犯上吳玠亦畏其反復而喜其勇以其女妻其
子常厚遇之是年卒于郡

張中孚加開府儀同三司張中彥靖海軍節度使 金人
索張中孚中彥秦檜還之故加以官爵

朝廷又書 某啟即日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來
辱慰問感荷契愛重諭上國講修合好開示大信含生
蒙福遐邇同之此敝邑之幸也叙謝之誠言不能盡竊
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當丁寧諸路帥守應防把兵
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
置則天下舉安深合古訓四海之內敢不欽服又聞近
日諸處申達北界人馬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于收
納叛人強奪鞍馬又縱群寇攻縣道殺官吏驅虜人畜
焚毀舍屋及假裝飾以草賊為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
遠煩開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邊吏
妄不遵約束甚不稱某畏天事大之誠已備錄所示付

三朝士野集續 卷一百一十三
四川宣撫鄭剛中振刷南來人馬依數交割與對境州軍取收管公文仍戒沿路諸將不得令人過界劫掠收接投入今出榜界上曉諭庶得疆場安靜人民樂業信義敦篤垂裕無窮少副來誨老母還歸知恩有自已就報謝使副齎書信布叙前書所諭陝西地界亦已別修報書向寒切莫倍保鈞重不宣

十月楊愿假戶部尚書賀正旦國信使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副之

秦檜以張中孚張中彥歸于金國

十一月五日癸巳樞密使張俊罷為鎮洮武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清河郡王 張俊為樞密使固其位而無請去意秦檜欲去之乃令侍御史姜遜言其罪遜上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識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存

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于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上曰張俊有策立復辟之功非有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於是檜乃以孟忠厚為樞密使俊素與忠厚不協遂請罷去乃罷為醴泉觀使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遜字遐舉嚴州人

八日丙申臣僚言沮撓和議者 秦檜欲深趙鼎等罪未有名以處之乃令臣僚言鼎與王庶曾開李彌遜昔年沮撓和議事鼎更不量移彌遜曾開並落職庶已卒于道州矣

十三日辛丑劉光世薨 中興遺史曰劉光世以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居于溫州太后還宮俱入賀光世已病九月扶病赴闕上宣醫療治光世病篤乞致仕進太傅辛丑薨于臨安之賜第年五十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贈

太師賻銀二千兩絹二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敘勅內侍李存約護其喪事上親臨奠增子孫之秩官其親族未命者八人光世妻向氏就講曰光世遺言姪祖禮曾獲文解可以為文官乞改文官上許之 林泉野記曰光世字平叔延慶次子也善騎射有胆勇精通書史莊老孫吳之學從父與夏人戰常身先士卒屢擒首首敵頗畏避童貫才其人朝廷亦加眷宣和二年方臘反于睦州光世別將一軍自饒趨衢婺出賊不意戰多數郡之民皆為立生祠臘敗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諜察知其要險 楊可世遣宋江並進擒臘及偽將相送闕下遷團練使縱童貫收燕山後洺州張敬聚眾數十萬陷州縣光世擊斬之除鄜延路副總管金人犯闕光世以兵勤王聞虜退乃還及虜再寇光世率兵眾萬餘人援淵聖

命內侍陳攜諱督進師光世聞京城失守不敢進之至濟州謁康王即位為御營使司都統制彈壓京城乃往西京保護陵寢後還行在宗室叔向領兵謀亂光世奉命擒戮李忠陷襄陽遣喬仲福擊斬之兵降其弟孝義內侍康履等用事光世曲意迎奉加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點一行事務張遇據池州光世輕敵徑進為遇所敗會王德來援遇走江州兵敗復自池州順流下真州光世躡其后遇至揚子橋乞降于行在李成將史亮陷宿州寇淮西光世戰屢北後亮敗伏誅李成奔東京擒其將王宣等五十餘人收其兵數千還加檢校少保虜入揚州光世兵潰走至建康止有眾百餘得統制王德兵五萬軍復振苗劉廢立光世勤王加太尉御營副使范瓊死命光世撫定其眾分隸諸將斬賽反于揚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一十二 五 遺志
州王瓌屢戰無功光世往乃降後屯軍江州金人犯興
國軍光世不能援隆祐太后趨虔州虜遂取洪吉諸郡
而退光世遣將王祐躡其後擒數百人命王德擊斬賊
趙萬于袁州又命靳賽王德討擒妖賊王念九于信州
又命王德斬邵譚袁閔索劉文舜于饒州遣靳賽張世忠
招降河北賊鄴瓊并衆五萬光世來朝除浙西安撫大
使知鎮江府加開府儀同三司集慶軍節度使改武寧
軍王德敗虜于揚州俘五百餘人虜圍楚州光世畏其
衆不敢援紹興二年加寧國軍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太
傅移建康又移池州四年冬虜及劉豫南寇將邵概敗
虜泗州光世退師建康王德敗虜于滁州桑根田清敗
之三汜河王世忠敗之滁州王師晟敗豫于壽春府斬
偽守李爛賽張騎孫輝敗豫于頴河口鄴瓊敗虜于

壽春靳賽敗之慎縣王德敗之和州侯勳山敗之滁州
缺一字晞敗之來安縣王順敗之泗州白柱坡魏泰敗
之白沙山五年郭進劉寵敗之清流縣皆光世部曲也
加少保是秋將華旺敗豫于光州六年加太保靜武寧
國軍節度使淮西太平州宣撫使軍于廬州克壽春縣
是秋命王德靳賽敗劉豫兵于滁州王德鄴瓊趙四臣
又敗之安豐斬級三千萬衆寇廬州光世退師而劉猊
為楊沂中所敗麟聞之遂望風遁去光世自率數騎逐
北至壽春縣豫遇將雍興自安豐來援幾殆光世還率
靳賽兵敗雍初豫之入寇都督張俊約光世止軍廬州
豫兵勢盛光世密白于宰相趙鼎乞退屯鼎降樞密院
檄令退守太平州俊怒遣向子諲督遣復還于廬後俊
還朝言其事故鼎乞出會光世軍帑在太平州為火所

三朝正史卷之二十一
六
畫亦請開得太一宮使罷命呂祉節制其軍未幾鄜瓊
殺祉盡驅諸軍叛降劉豫九年金人歸我淮南之地加
和衆輔國功臣陝西五路宣撫使雍國公與弟光儀不
協密令言者暴光世罪罷宣撫授萬壽觀使十年虜叛
盟入寇加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率李顯忠李貴步諒
之衆守太平又徙池州十一年虜犯淮西光世命崔臯
敗之舒城縣頃之諸帥皆罷兵柄光世復萬壽觀使朝
請于行在宴居以聲色自奉十二年正月薨年五十四
上親臨奠贈太師謚武僖

十四日壬寅知福州程邁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
太平觀程邁劉子羽之罷臣僚章疏也邁在福州會金
人來取宇文虛中家屬皆在福州其族謀欲其一子為
嗣邁堅執不容遂並遣行後全家殘無老幼悉遭金

人誅戮哀哉

王勝為鎮江府住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張俊岳飛
以樞密使副往楚州撫諭諸軍也王勝為中軍統制或
有譖于俊者謂勝欲殺俊俊恨之後至鎮江府以事責
勝送建康軍中自刎是時王德權管諸軍事俊謂德勝
素不協必殺勝至是德見勝而喜曰我為王夜叉汝為
王黑龍非我二人誰可以相親者乃厚待之後罷樞密
勝漸至行在見韓世忠世忠藏于家一日世忠具筵會
招醫師王繼先飲燕酒行世忠出勝拜繼先為父繼先
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統制之命

十月十四日壬申王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王德通遠軍人從劉光世為前軍統制自陝西勤王
建炎初從往江西討張遇于池州光世輕進為敵所乘

德救之免進追至江州敗遇軍中服其驍勇號王夜叉
三年後敗李成于淮西擒其將王宜等五十餘人陷揚
州光世兵潰至建康百餘人德引衆四百至和州時張
育據城以檄招德德不肯應育率衆來攻德德盡以兵
伏草中育至無所見往來提檢德與弟青王世忠躍出
斬首餘衆請降德入城撫育家周至及諸賊將皆如親
舊莫不歸心俄而賊張和尚來寇致書曰昔張育殺死
骨肉我来復讐德以書譬釋不聽乃斬育家人遣送其
首又曰此特育一家耳必盡以育一軍耳来乃退德集
諸軍告之故咸請死戰賊敗和尚為鄉兵所殺盡降其
衆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分為六軍軍聲復
振光世復辟命德追苗傳劉正彥至信州與韓世忠將
官同在郡守坐因話語言不相中欲刺德德殺之郡廳

又殺其下十餘人至福建遇世忠欲聞世忠避不與校
訴于朝德坐罪編管江州光世為御營副使駐九江德
為統制金人渡江德拒之敗于興國四年擊斬趙萬于
袁州劉文舜邵譚袁閔索圍饒州誘之入城皆戮之妖
賊王念九衆二十餘萬據信州之貴溪弋陽縣辛企宗
累月不能克從光世一戰俘念九從光世軍鎮金人據
楚泗德頻與戰于高郵邵伯之間紹興初降海寇邵青
初泰州二年執郭仲荀于揚州送戮之呂頤浩為都督
也前軍至潤州丹徒反德追至建平殲其衆累加中亮
大夫同州觀察使四年虜寇淮南德敗之滁州桑根又
敗之和州六年同靳賽敗劉豫兵于滁州渦口又同鄴
瓊趙四臣敗之安豐斬三千級又從光世敗劉麟于廬
州七年光世罷兵奉祠以呂祉節制其軍德為都總管

鄴瓊王世忠不平訴德于朝德亦言諸將驕累上命德以本軍歸而瓊世忠果叛降于劉豫德軍建康張俊每以禮幣厚結之德以兵八千歸于俊八年俊為淮西宣撫司銳勝軍統制十年金人叛盟光世起為三京招撫使復請德隸其軍德不應從俊敗虜于蘄縣復宿州戰城父復亳州又敗之渦河俊之立功賴德為多十一年加承宣使兀朮兵于昭關及仙宗鎮從俊及揚沂中劉錡諸軍將遇兀朮兵于柘皋沂中為敵所敗部下多死德以騎師擊虜斬首萬餘沂中獲免遂復廬州兀朮陷濠州俊令沂中收復遇伏被圍殿前司軍幾殲德同高舉劉寶田師中救之奪沂中出加清遠軍節度使十二年俊在樞庭薦德為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德乃用俊姪子蓋其親將馬立顧暉皆為統制及俊罷樞柄

德皆盡罷子蓋等俊以是憾潛于朝秦檜亦忌其勇十五年命王權代之罷為浙東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後改湖北路總管荆南府駐劄二十四年年六十八子琪

王進為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王進初為張俊帳前提轄專背印隨行軍中呼為背印王從破李成于江西淮南屢收勇功擢為中軍統領紹興四年升中軍同統制五年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選鋒統制劉寶卒進為統制至是除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不郵士卒唯厚給王繼先及諸內侍以久其權士卒皆不喜之 十六日甲戌池州駐劄御前統制李顯忠加保信軍節度使為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三
炎興下帙一百十三

起紹興十三年二月盡十四年十二月

紹興十三年二月韓世忠封咸安郡王

八月金人遣使人洪皓還

九月鄭樸何彥良使于金國

紹興十四年正月金人遣使來

浙東副總管李顯忠落節鉞與宮祠王顯忠歸朝聞其

妻周氏在黃龍府綉工遣三人往取之共許金一千兩

各人奏補承信郎先以金五百兩畀之三人果至黃龍

府用籠牀去其果隔盛周氏載之于車以行遂達江南

時顯忠作浙東副總管旅橐中得金一百兩乃具以情

實告于知紹興府婁炤借金四百兩遂償金如約顯忠

又陳乞合得恩澤承信郎三人各補以官三人皆喜曰
 太尉更有一妹在燕山府愿取之顯忠別許金三人者
 不愿許金且曰已得金千兩矣既而又取其妹婦是時
 楊存忠亦遣人取其故妻止于平江用別宅居之以再
 取趙氏不容也金人使來因奏今講和乃有臣僚多以
 金銀遣人來取其家屬恐大金皇帝聞之不便上乃責
 顯忠落節鉞與宮祠罷其總管存中以顯忠獨被責而
 已無罪賂遺顯忠不已且稱其才宜復用而顯忠亦閑
 居七年南北隔絕之久諸大帥家屬往往得至江南如
 游煠糕送韓世忠妻來又張俊妻魏氏乃群盜自京西
 送來

四月解潛責授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臣僚言解潛及

辛永宗居于平江府議論講和事故潛南安軍安置而

永宗亦改差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邵州駐劄命州
 縣根刷前後歸朝人發還金國

九月宋之才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趙環副之

趙鼎移吉陽軍安置 秦檜令臣僚言趙鼎罪故移吉陽

軍安置

朱勝非薨 行狀曰靖康初金人犯順京師戒嚴公嘗使

虜營往來計事辭氣不少屈初公為鄧氏婿後十許年
 而夫人之堂妹婦張邦昌既而侍從公察其人弗與交
 邦昌雖執政亦未嘗造門也邦昌憾焉每當遷輒沮格
 及犯闕邦昌唱和議出質虜營乃請公行朝廷從之俾
 公使軍前計議疾趨之道中即日上疏論和議不可恃
 劫質不足信請大為將來之防又以邦昌所下檄榜有
 挾虜勢以脅郡縣之意皆上之行將出疆有旨召還解

使事尋知鄭州蓋邦昌姦謀已露至是朝廷始悟公前
疏之當也未赴徙海州時朝廷建議置四道總管都副
八帥分制諸路為京師衛其詔有曰吏得辟置兵得誅
賞錢穀得以移用有警則都帥率師入衛 居守擇
諸班簿取前兩地從官之才者居之惟公以庶僚被特
選除直龍圖閣充東道副總管置司南京公抵應天都
總管胡直孺詔勤王竭本道甲兵財賦以自隨所餘疲
弱不滿二百糧食僅及旬日富室大族先已逃避警報
日急虜破都帥于襄邑僅犯南京上下訕懼人將警潰
公奮不顧身以死誓衆踴躍先登令民負 乘城狗曰
敢還顧者斬攻南城矢石交下公益勵奮人殊死開公
躬環甲冑與士卒同食飲夜宿城樓者數月徒步巡督
率夜一周匝雖雨雪泥淖未嘗肩輿列寨城西北隅若

築室還耕為持久計者攻圍殆百方公隨宜應之輒却
虜多為疑兵公料敵精審逆知詭計屢挫其鋒踰月日
東南諸路兵稍集公曰虜不足畏矣乃大啟城門縱兵
民樵採所部多南兵怯敵公親教習授以方畧用之每
捷選壯士夜入虜營焚劫使之自亂嘗設伏兵于要害
地伺其出掩擊之堅壁半載餘仗義信威意以為守故
人無離心士有聞志以至間諜用命虜動息必聞其初
至也如入無人之境及是不敢肆前後斬獲以千計亦
屢 死首首道路稍通 漕運漸至分遣邏兵明遠斥
堠虜不能抄掠軍食賴以濟京師再受圍已數月分募
數人間道冒重圍携蠟書通奏每遣必涕泣開諭勉以
捐軀狗國親酌卮酒以飲脫所服綈袍以衣人皆感悅
不復顧死淵聖皇帝得公奏每加嘆獎始知諸大鎮悉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一十三
三
陷獨睢陽堅守屏蔽東南聚勤王之師以圖寇遂除
待制都總管會城破告下京師既失守諸道勤王兵疑
不敢前公遣人傳報京師安耗虜騎動息以慰安人心
且檄率四方戮力以進屬主上開大元帥府于相州軍
駐劄東平公日遣人詣軍門凡虜人動靜京師事宜莫
不以聞時上亦倚南都為重虜人立邦昌乃為書遍抵
諸道帥守一日虜以騎送邦昌使人至公集官吏發書
按驗即械繫之上其書元帥府主上自鄆而西公發謁
於濟州首陳翊戴大策曰今二聖北狩天下之心屬在
殿下宜以時正位號繫天下望庶以銷弭窺覲之萌應
天寔藝祖興王地宗廟神靈使虜不能蹈以為
宜集殿下受命之所請亟幸之以圖大計奏疏論即位之
初擴始擴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仁義者天下之大柄

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廷持之而
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中國當持之而夷狄欽服之則
中國尊人主失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
則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四夷交侵之患
國家與北虜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我乃遠交
金戎為夾攻之計天祚匿于近塞遣使指蹤令金人取
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今戎內侵每以渝盟
失信為辭是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也不書金
戎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哉愿睿明憐名思其凡進退
人材施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話一言一頓一
笑必加詳審合于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興復
大業迎還兩宮疏奏上欣然納用然公為侍從嘗論睢
陽特以基命地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脫有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一十三 四
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虜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鑿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為學士復論揚州駐蹕地既得政力論之上深信焉令戶部約留歲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矣時相黃潛善力沮之後果倉卒南渡上見公首及此且曰悔不用卿之言時方經畫淮北上倚公以辦即上疏陳五說謂賊當擊書奏上皆施行之自再相建議遣諸大帥分屯于淮南等路各據要害以經畧淮北荆襄事甚悉四年又奏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滅賊而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者即命大將自沔鄂以趨又使淮西軍合勢並進以犄角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

定路分故無所責成公在朝廷修法度嚴紀律明號令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皆授廟筭成師以出又命司農卿沈昭遠往總軍糧士衆素飽皆賈勇以前豫求救于虜偽兵俱來遇我師于襄鄧間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隨郢七州之地及汝穎京洛軍聲大振先是分屯總定即議進討而荆襄正岳飛所當取一日下詔趣諸將入覲公既授飛以攻取之畫以迄事建節又戒諸將咸使戮力捷至等級授賞其或違令罰如軍政即日奏上罷都督府故諸將得自奮勵復飭飛當勞來還定以慰吾民來蘇之望無得屠掠凡得州始奏捷止言某人收復平定某州不得輒言殺戮規模先定故一舉而成功既班師授飛節旄及諸將授賞有差如初約也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公謂本吾家堂與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

駕還汴乃可自用兵以來諸將強悍艱于號命公威信素
有以服其心賞罰甚明故莫不聽順樂為公用之皆能
成功于是虜始來議和蓋自上即位以來遣使使虜者
無慮數十輩而未嘗報聘及王詡李承壽來命禮部侍郎
趙子畫館之初上命韓肖胄為正使俾公擇副公言故事
副使用武臣時方艱虞不當專拘舊制遂薦胡松年副馬
松年入虜論難往復辭氣明辨虜為之折又聞豫兵屢敗
襄郢歸于我故總遣報使公逆料其謀隨事酬應館遇禮
既甚簡而邀求一切不從二使褫氣去人情初以危至是
乃安上方親征詔公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
懷之畧公慨然上疏列四事以獻無不切當利害疏奏議
者服其精識上心善之而陰有沮之者因不果行 勝非秀
水閑居錄曰靖康元年予

守宋城閏十一月初虜騎既破拱州初七日遂抵郡城前
一夕予夢有執盜于庭下者形質魁岸左目挿矢流血
被體既覺異之未曉報虜寇至既登城戰虜人以大車
三乘裝載芻稿縱火逼南門賊首被金甲仗劍往來指
呼予于要地伏弩俟之果為效用邠曇者墜中酋目墜
馬死正與所夢虜知不利乃退自是經月不近南門其
后得異龜于城隍廟中大若車輪高及三尺蓋窮龜也
有骨尾九條甲色正黃如蜜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
云郭負放生千秋萬歲餘不可讀目光射人 鱗如錢
顧視不凡真靈物也始知之城隍廟中郡人連日聚觀
予慮惑衆因言龜不食豈思水乎投之南湖繼又雷萬
春廟有大赤蛇盤于香爐中累月不動時將舉首人莫
敢近予作文遣吏祭之切責其賊犯城不為陰助更

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王與賊對壘踰半年城竟獲全寔神之助也 又曰靖康二年三月金虜偽立故相張邦昌為楚帝師廼二聖北狩四月初范訥以北宣撫趙 以北道總管翁彥國以東南經制趙子崧以宛丘太守各提動王兵會于襄邑邦昌皆以手書與之時予留守南都亦皆得一封其外用內侍省印不書名內只一幅云國家之變可謂非常昧陋所遭亦云奇禍又稱予堅守別都力保鴻慶宮其末叙時令云其上予即收投書使臣繫獄以其書繳于大元帥府 遺史曰靖康元年二月朝廷遣張邦昌奉使幹离不軍前邦昌請朱勝非同行邦昌妻鄧氏勝非妻之堂妹也邦昌請勝非行上俾勝非使于軍前計議勝非疾趨之道中即日上疏論和議不可恃劫虜不足信請大為將來之防又

以邦昌所下檄榜有挾虜勢以脅郡縣之意皆上之行將出疆有旨召還解使事出知海州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七歲喪父既喪外氏欲奪其母而嫁之不從外氏強之母乃薰目斷髮示卒不可移勝非總角讀書為文鄉先生稱為遠器年十四入郡庠十八外貢入太學踰年外上舍崇寧四年釋褐登第累歷州縣官後除太學正歷兩任徽宗以其久于儒官恬靜有守除秘書省校書郎兼校正郎 文籍淵聖即位時為右司郎中嘗使虜營往來計事故邦昌請其行 中興姓氏錄曰朱勝非字藏一開封人也崇寧四年登進士第善屬文靖康胡直孺以龍圖閣為東道副總管軍應天府金人圍京師領兵一萬來勤王敗績執勝非權知應天府金人來攻勝非惶懼易衣逃匿民間惶惶會韓世忠楊進出擊

破之勝非復出視事示民稍安康王開元帥府河北張
邦昌僭位致書于勝非勝非囚其使繳書于王王至濟
州勝非率兵來迎至建炎初除中書舍人後除翰林學
士制誥清華士人言其才學二年除尚書左丞又遷加
中書侍郎惟諂佞阿諛迎合上意曲奉黃潛善汪伯彥
備位無建明三年潛善伯彥罷以勝非為宣奉大夫尚
書左僕射值苗傅劉正彥擅立勝非狐趨鼠拱行二人
之意而已上復辟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四年范宗尹薦之除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勝非聚兵于吉州以劉紹先楊勅為都統制怯江州經
李成所破不敢往紹興初紹先以兵屯江州數月勝非
方至御史中丞沈與求言其逗遛降授中大夫分司南
京居住以紹先知江州二年呂頤浩薦之召復觀文殿

學士兼侍讀俄同都督江浙荆淮諸軍事給事中胡安
國諫止其命復為侍讀俄除尚書僕射三年丁母憂
卒哭日起復惟報私恩讐畧無建明尤不能聽訟士民
甚苦之四年金人寇淮南勝非懼乞持餘服許之服闋
還觀文殿大學士知湖州數月復為提舉洞霄宮秦檜
不喜誣之為邦昌親黨終不復卒於湖州年六十三
十二月李光移瓊州安置李光初安置藤州知州周某
者誘光唱和說秦檜和議有諷刺者積得數篇密獻于
檜檜怒令臣寮言其罪故移瓊州安置

金人逼王倫以官倫死之先是紹興九年王倫為迎護
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使于金國金
國留倫不遣獨以公佐還是歲金人以倫為河北轉運
使倫奉使而來非降也堅辭不受遣使迫之亦不受金

人杖其使人復令逼倫倫自縊而死 中興姓氏錄曰
王倫字正道開封人真宗朝宰相旦之後也有縱橫之
才少游市井群小高其能大金陷京城百姓內亂淵聖
登樓撫諭之倫乘亂徑造御前上問誰能彈壓倫奏臣
能之上令即去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因自薦其材
上急取紙親除為吏部侍郎倫下楼已先備惡少數人
傳呼侍郎往撫諭之百姓皆定何臬以倫小人無功除
命太峻奏繳其官止補修職郎建炎二年上書乞入金
國迎請二帝乃加朝奉郎金國通問使金國方入寇留
倫不遣紹興初秦檜為相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
金國求好二年遣倫回議和七年聞徽宗及鄭后函問
遣倫同高公繪往請梓宮及韋太后及河南州軍秦檜
主其謀加倫端明殿學士樞密院編修文字胡銓上書
言金人詐和王倫賣國秦檜孫近助之乞加誅戮進兵
討賊不從九年加簽樞密院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
地方使藍公佐為副倫至金見金人兀朮以東西南京
壽春宿亳州及陝西京西歸于有司倫權東留守及孟
庚至倫公佐往金國獨發公佐回又留倫不遣金國以
倫為河北轉運使倫曰倫奉使而來非降也大家之臣
豈受大金爵祿耶金人遣使來催之又不受金人杖其
使復令來逼之倫厚贈使人金以謝之自縊而死年六
十一世稱其忠

十一世繼其出

此後本末或世繼其出或世繼其入金人繼其出或世繼其入

皆受其命或世繼其出或世繼其入金人繼其出或世繼其入

此後本末或世繼其出或世繼其入金人繼其出或世繼其入

皆受其命或世繼其出或世繼其入金人繼其出或世繼其入

此後本末或世繼其出或世繼其入金人繼其出或世繼其入

皆受其命或世繼其出或世繼其入金人繼其出或世繼其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四

炎興下帙一百十四

起紹興十五年三月盡十月

紹興十五年知叙州邵隆卒 初邵隆知商州凡十年值

和議已定割商州為外境隆不悅之常密遣兵為盜以

劫之金人執于秦檜檜心恨憤復以隆為金房開達州

安撫司統制除知辰州未赴改知叙州在叙州二年至

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有一或云秦檜密使人酖殺之

叙人皆哭為之罷市其部曲陳簡為之立祠于金州隆

知兵機善料敵能得士卒心每戰必鼓作忠義之氣故

戰必有功云

三月敷文閣待制周金及馬觀國史愿送還金國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一十四
十月嚴抑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曹授副之 秦檜見嚴
抑曰聞公素貧抑曰諾檜曰太夫人安否抑曰無恙檜
曰當以出疆奉煩庶沾恩賚以奉太夫人遂擬抑奉使
曹授字審淵開封人

觀文殿學士祈請國信使宇文虛中死于金國 行狀曰
公諱虛中字叔通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政和五年除起
居舍人國史院編修官六年正月同知貢舉四月除通
直郎中書舍人時承平日久兵將驕墮而貪功者闢邊
生事不已公已有夷狄憑陵之慮嘗議備邊非策論事
無所畏憚當權者忌之除河北河東陝西宣撫使司叅
謀事方興燕山之役小人僥倖引女貞夾攻契丹不顧
章聖盟好公以廟謨失策而蔡攸童貫主帥非其人將
有自焚之禍遂上書極諫曰臣伏觀陛下恢睿聖英武

之畧紹祖宗之貽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
以臣愚不肖使叅預機事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
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攻守形勢以贊廟謨及至河北
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勵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
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與利
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
己當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
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
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甲兵精 若沿邊
諸郡不練習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論夫邊圉無應敵之
具府庫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
者未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
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者為主而

常逸在外者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秋王耶律淳者智畧輻輳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于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恠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簡禮節而止耳自女貞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貞以為隣域女貞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誘也視中國與契丹挈兵

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樹木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僇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隄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閑安逸之將而角逐于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期也譬猶富人有一萬金之產與寒氏為隣欲肆肉吞以廣其屋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蓄汝取其金強盜從之寒氏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比隣強盜所窺歎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臣之見竊以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隣城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當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太平臣冒昧盡言不任戰慄時王黼當國見疏大

怒拮拾公以他事降為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公又條上十一議其大畧有云契丹昨來遣使女真愿為附庸女真不納求附朝廷觀其意蓋是畏女真爱中國避强悍歸仁義今西夏以重兵壓雲中狡詐窺伺託為存亡繼絕之言其意甚遠若契丹北為女真所拒南為中國所棄收合餘燼翻然決計乘夏人聚兵之時割地以為約續糧以過兵不惟王師入燕為所牽制亦恐他日西北邊事未寧之日今日為國家大計須期永久安逸不費兵馬錢穀公私事力坦然無北顧之憂費省力暇於昨來與契丹通好時方為穩便若連兵不解征戰防托或滅虜之後調發勞費乃過于未用兵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計又上二十議畧曰臣伏見朝廷昨以耶律淳擅立遣兵逃邊騎卒相侵互有勝負前此屢曾招納已於

盟好有違迨王師回雄州王介儒來尋舊好書牒往復皆有明文其于女真又違近約若二虜脫有興熾即邊事不可不防所有元約女真夾攻悠久利害臣不敢與知金復移問涿州勾引契丹人使空牒差人往約女貞雖民心歸宋天道助順王師無戰可保萬全但恐秋高馬肥賊兵或聚若只坐待意外功績不為自治之規切恐臨事失機貽患在後且言郭藥師可令帶同知燕山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于賜宅緩急有用只可單騎遣行事畢便歸然今日事幾與前日不同似不必更放前去脫魚於淵恐滋後患時朝廷銳于摧服契丹故公及守禦之策委曲詳備欲因恭慕議幸救止之議上不報然而亦以公言為忠七年七月除宣和殿學士上復欲以公叅謀尋改寶和殿學士十一月除

大學士河北河東路宣諭使公上言雲中州郡疆界遠萬一收復每歲應副財用必三倍于太原又須建置堡寨閔壘不下數百處今財力匱乏何所從出屯戍軍馬係抹直取疆界亦倍于何處那移乞罷收復之議以息中國之力尋赴闕有旨至內殿同宰執班奏事是日報粘罕兵迫太原上顧公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為藩籬今金人兵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公曰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然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強其志勿先自怯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已詔更革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命公就草詔公奏言臣未得旨昨晚已草就俟進呈上令展讀公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

資等十餘事於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公再拜泣下命下人心大悅乃宣和七年罪已詔也其畧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有識者比為陸贄感泣山東將士之詔云雄州奏郭藥師劫蔡靖呂頤浩等降金人公與南陽公入對上謂南陽公曰今梁方平已在濬州守橋南陽公奏言內臣駐兵恐將兵不附欲更差人為大將而梁方平副之上曰何灌見作管軍可令團結京城二萬人同守濬州眾議粘罕兵勢方熾河陽橋最為要害而守禦未得人欲召熙河師姚古秦鳳和帥和師中令以本路兵會于鄭洛外為河防之援而內衛王室上顧公曰卿與姚古种師中如兄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為軍前宣諭使上曰卿不須自陝州以西可知在幾旬馳

檄召之衆議謂永安陵寢未有兵衛護上曰此却是宇文虛中職事可自滑州分地分以東屬河淮以西屬宇文虛中即大河一帶有守把而諸陵不護衛三省樞密院議二太子少令大兵屬粘罕謀臣猛將皆在而所召西兵須決旬可即未有兵將欲於河灌守河陽及護陵寢却令公守北京及濬州公奏言粘罕兵雖盛未攻下太原必先下太行其來必緩二太子兵亦不下十萬既得燕山其來必速上曰濬州不可少何灌以防二太子卿既召二鎮兵則護陵寢用何兵公奏言東京西路及鄜延環慶兵已邀擊金人文字已到旬日惟京西兵未團結不若團結起發以護陵寢及滑州以西河陽浮橋旬日可辦候姚古种師中兵至臣却與同護京城以西上曰如此穩當自鄭州向去至西京黃河岸一帶

皆迫近陵寢又恐粘罕兵徑由此路極可憂卿且以祖宗陵寢為念公乞對畢即行上曰卿且召姚古种師中如今移文又急遞公乞御前差使臣賫文字前去公又奏种師道老將有謀今閑居長安臣與之有契分欲乞召師道同團結西京軍馬及本路保伍于黃河岸河橋諸陵寢措置守把訖與師道同入護京師臣只令行文字下陝西漕臣應副師道輕賫錢物令沿路召募人兵前來公陛辭即出門徽宗內禪淵聖即位徽宗幸淮浙南陽公為行宮副使時粘罕以重兵太原圍閉日久公馳檄河北諸師邀擊金人遂往河東河陽澤潞間措置太行山設守備諸處募兵並未至而二太子兵馬已從濬滑渡河且指揮援兵並赴宣撫司童貫處時貫已隨從徽宗幸淮浙公往陝西促姚古种師道兵馬且檄

三朝正史卷之四十四
六
令直赴京城應援王室不得遵稟貫節制又便宜令
河陽守臣節度澤潞西京守臣節制泥水關鄭州時朝
廷遣馬忠將數金往圍相鎮公遇之于泥水關以便
宜割付馬忠令引兵回救京城馬忠遂由鄭州東門進
兵救京畿與虜騎遇于道士店攻之獲其首領軍聲大
振先是虜騎至城下放兵四掠至鄭州為忠所破遂將
其地小寨以為收斂西路遂通師道古及其他西兵並
得至京城無阻公亦星夜歸護京城至鄭州之東阻鈔
掠游騎不得進遂收合散卒間道以趣且移文河東帥
府約會兵黃河上又于宿毫以來得東南兵二萬五千
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領于汴河上前進與李
邈相先後復至陳州門外駐兵淵聖遣中使持御筆令
公赴闕遂從門外鉤上入城先是姚平仲劫寨失利西

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既至福寧殿奏事淵聖宣諭
陝西援兵今已俱潰不守欲遣人奉使為朕分辨劫寨
非朝廷意乃是姚平仲擅興兵兼探康王平安大臣皆
不肯行事勢危殆奈何卿可往否公再拜言主憂臣辱
臣豈敢辭淵聖泣下慰勉再三公即往都亭驛見虜使
王芮芮與言不遜公依所得旨再三說諭遂送王芮出
城因賫書復議誦和公渡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攻
具蔽地而來公間閃冒鋒刃而進既至敵露坐風埃
烈日中自己至申金人數次以全裝人馬注矢露刃周
匝圍繞一行皆失色公不為之動久之乃引公入見康
王于軍中蒙聖語面諭虜人先一日堆馬草於階前去
若兩三日城中無使人來燒草為號將路允迪以下並
不全留且來攻京城今善得大資來使虜人來相賀方

知如此次日陪侍康王到虜帳見二太子者言語不遜
禮節倨傲公以義禮遜謝之至晚虜酋復遣人隨公將
文字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金銀騾馬之
類又欲御筆畫定三鎮界址方退軍時淵聖令公再奉
使止令曹晟前去軍前外餘並作意度子細說諭並不
應副兼奉淵聖旨須管於卿處要康王歸京公再出
城與酋長相見及張邦昌等公退獨留虜酋之前專達
淵聖手書再三以理說諭遂以次日獲從康王歸闕即
拜公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國家設中天紫微之輔以應
泰階之纏列右府洪樞之司以總萬兵之政雖文武之
道有異而安危之計不殊眷時謀謨之臣必授英傑之
佐某官志窮精稔識造幾微雅志淵深而足以與權懿
文炳蔚而足以華國早由英譽薦歷要塗擣藻揚華密

起菴宮之草叅籌婉畫坐談武帳之兵比資方叔克壯
之猷膺召虎來宣之命有嚴共武之服不戰屈人之兵
茲銜命於金人仍通和于鄰好敏于專對卒以解紛其
叅管於密庭共圖回於兵柄佇寵雋烈克電皇威本精
神以折衝運帷幄以決勝勉推平日之議論用濟一時
之事功公力辭不受謂國步多艱捐軀效節臣子之分
不可因此授寵數乞收還成命淵聖遣中使宣押諭以
藉卿終使事在卿去就甚高而國之利害所繫強敵在
郊卿何辭以違朕意即其家傳宣至數四公惶懼受命
自是凡三往軍前虜人約公觀田師公為送餞使是日
夜分至虜營翊日早其酋遣人語公曰樞密不稍空我
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今特促日歸國頃之舉火
為號諸營甲騎皆出遂行北去繼與酋長相見說及三

鎮公泣下不言諸首變色言兩朝和好樞密却不喜莫是有不好底公事公曰三鎮說不得哽噎教皇帝難割捨為太原有太宗皇帝影殿保州有上皇祖墳豈忍令人家子孫將墳墓割與鄰人諸首云這事有商量時呂熙浩何沂等在坐皆聞此語公遂再三說此語云如何得箇意到本朝皇帝處諸首云得及得回書封淵聖前開拆果有將來別有詳酌之語虜既退時徽宗駐蹕鎮江得報宣召南陽公至行宮寢堂出公奏狀徽宗曰虛中自二月上旬三往金人寨中第一次明劫寨非朝廷之意乃西兵貪利遂止其攻城再往奉迎康王還闕并取到呂熙浩等初七日與城下為盟令印押誓書并說令退師二太子喜虛中以至誠相待初約四月一日歸國再三說諭遂肯初十日退時令虛中至日親來觀者

初十日五更如約往相見二太子帳前吹笛聲鑼步騎兵北去如飛至巳時豁然一空當日約行一程以上此事可喜虛中口辨有智畧了此一段事今已除簽書樞密院事南陽公頓首謝初虜人之來重兵驍將盡屬粘罕二太子者得郭藥師為軍鋒遂先至京城下及二太子退諸公以為泰然無事公獨以粘罕為深憂乃奏陳乞厚為隄備京畿作澶灤河北河聯民召募忻代太原失業人及陝西善戰者每一萬人為一軍碁布近輔大張形勢廷臣無助者及議追擊二太子悉遣在京軍兵渡河襲逐行方整齟而粘罕已至澤潞據太行下瞰河津河陽始大駭遂令所遣兵未得遠去且守衛王室再閉城拒守之計其後議者不復問粘罕潞澤事專以不追擊二太子歸罪執政故公罷政出知青州陸辭上密

三朝士身會編 卷一百一十四 九
遣人賜金帶茶藥錦綺公又論青州與金人為鄰外控海道當措置隄備牽制州郡又上疏論京東盜賊屯聚至數十萬東路尤被其害臣初到界首交割之後體問得餘黨散在山谷與已受招安之人皆未寧謐州縣所憂正在此數月青州以南連接太山徃徃數百里人烟斷絕今本路瀕海與金賊對境北又接濱滄邊面皆通行賊馬若不於耕桑正忙之時速與慰安人情竊慮姦人復出盜已一面作奉聖旨遍牒本路又乞置騎近通西路為一萬騎及閱習事勢飾治器甲為將來應援河北入衛王室之計朝廷忌功者論公不已公雖已報代上疏論當厚為金人隄備且言臣踪跡孤危一路必稟承乞促代者曾孝序之來其言鯁切並為三省所沮未幾果以言落職奉祠時南陽公從徽宗來歸因入對淵

聖曰卿第虛中二月初止金人攻城與二太子為誓約說令還師豈不是社稷功虛中善料事勢欲留在樞府而大臣堅不見聽亦是恐有伏闕之事且令作帥朝辭出朕遣人賜以金帶茶藥錦綺之屬更不敢令人知却恐須要奪了南陽公頓首謝且奏言虛中近已罷帥奉祠蓋緣言者謂城外為盟非二太子止是河北賊魁虛中妄以河北之寇作金人以冒退師之功金人自燕中舉兵直至京邑今日乃謂上是河北之寇言者所論如此大臣曾辨明否上曰大臣且幸卿弟不在眼前豈復更與辨明南陽公出知江寧公來依之雖在閑廢亦上疏論車駕幸江寧當用民兵之法措置便宜責在長安摠專其屬應于兩稅鹽酒並聽支用知通將官分治軍民同為訓練其言詳備懇切疏奏不報

使月日可考若不明剖析恐身首異處家族殘滅亦未足以消弭人言疏奏不省二年詔募能使金國者公露章應詔有旨復中大夫乘逸馬赴闕制曰朕念二聖和鑿之馭遠勤沙漠之征憚兩河耕稼之民久困于戈之役思得賢士徃使殊方豈無忘身殉國之人應側席揀災之詔爾名實相稱文武兼資雅意論兵用合孫吳之妙高才視草夙推頗牧之奇蚤薦歷于禁途遂參陪于樞筦稍愆清議薦丹書茲露章于公車斬將命于絕域朕嘉乃陳議慨然請行宜復次於廷紳俾來朝于蹕輅當圖忠報益展素懷佇爾疾驅副予臨遣時車駕駐蹕維揚公入對上嘉獎再三欲留公公以非應詔本指且感上知遇奮不顧身慨然請行復資政殿大學士左大中大夫充國信使時虜情叵測公至虜庭被拘留

始誘以富貴中迫以鼎鑊公不為屈虜亦異之不敢加害公知虜欲寇蜀遣使臣相侑潛告宣撫張俊欲其持重萬全之舉且云江左人錢釗傳昇乃引者勿令近行在又遣使臣楊安以礬書經文寄季弟南陽公及龍圖公嘗具奏今在御府虜嘗遣公策偽豫公力辭不行四川宣撫司嘗以使臣徐福狀聞副使楊可輔來歸公復以蠟書潛言虜中事上命賜家屬銀絹紹興元年有旨以公奉使日久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千緡且令守臣存恤家屬嘗因遣使以金帛專茶賜公制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夙厲於遠圖行人道二國之言久勤于將命肆頒渥澤用侈光華卿頃以才猷嘗登樞近抗使旌于萬里不憚勤勞留異域者十年益昭忠信念其良勳宜有褒嘉錫以兼金賁之束帛加織文之織綴分異蘇之甘

芳特示殊私式將厚意每懷靡及芳賴于咨謀有功見
知尚期于來諭時紹興七年也公留虜庭既久雖流離
困苦然忠義所激所遣家人書一語不及私嘗寄南陽
公書畧云虛中囚繫異域生理殆盡困苦瀕死自古所
無中遭脅逼幸全素守一節一心待死而已終期不負
社稷念虛中遭遇主上最先衆人徃日在京城外迎奉
歸城中粗殫犬馬之力今日之厄亦為國事分所當為
夫復何憾又寄公夫人書畧云自離家五年幽囚困苦
非人理所堪今年五十三歲鬚髯半白滿目無親衣食
僅續惟其一節不負社稷不欺神明至如思念君親豈
忘寤寐俯及兒女頃刻不忘度事勢決不得歸縱使得
歸又須在數年以後兀然旅館待死而已至見于歌詩
者不可勝記其詩有曰定鼎未應周命改登牀合許宋

人平又曰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又曰傳
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雖一飯未嘗忘君如
此公至欲就大事嘗與使事得歸者款歔別且曰大丈夫
身繫異域不能効奇功報本朝顧乃同匹夫匹婦之
為諒自經于溝瀆耶非吾志也時中原東北豪傑之心
憤為左衽公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以紹興乙
丑與偽翰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結集欲因虜酋拜天
就劫殺之先期蠟書來告朝廷欲為之外應秦檜懷奸
無狀且忌公功在己上繳回蠟書會事亦覺公父子俱
死家無噍類時年六十有七初公諱黃中復帥慶陽徽
宗御筆改今名云帥援右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初廣平
公既拘留異域虜人將用之懼其以骨肉為念欲以家
屬為請廣平公密知其意因王倫使還府附奏云如虜

三朝士具會編 卷一百一十五
人萬一有請愿以沒賊為辭會秦當國主和議甚多虜人以士夫北留者家屬為請檜悉遣如約顯謨公方侍廣平夫人閑居檜諭旨監司迫遣老幼無一遺者繼又中使促令就道顯謨公到闕具對劄畧云道路之傳以謂臣家屬既到即送鄰邦政及螻蟻之賤無補國事萬分之一然而嘗聞蘇武持節居匈奴十有九年既歸之後便見因使者致金帛贖胡婦所產子還中國以嗣其世著於信史實為中國美談伏念臣父虛中忠義自奮謀不及身今若盡遣其室恐非朝廷矜恤之意况臣父虛中元係奉使而去以一身殉國家之急即與其他被執之人事體不同紹興七年王倫婦自金國嘗與臣言倫來時臣父虛中託以一事附倫奏云若敵人來取家屬愿以沒賊為言此語陛下必嘗知之以此驗之可見臣父

虛中雖以一身特節在外未嘗不乃心王室而其家屬望朝廷主張之意乃先定于十年前豈欲臣母子顛隳于道路而遠徙于他邦哉為檜所抑竟不得對全家驅迫出境聞者扼腕嗚呼公資忠義愛君憂國出于至誠忘身殉難終始一節不間夷險初童貫興燕山之役朝廷以公叅謀公知名禍起釁非國家安靜之福不忍潔身自全以為高其所論諫及條上三十議大率以自治為言

拳拳益切逮虜人渝盟兵逼畿甸公崎嶇戎馬間收合散卒移檄諸道護衛陵寢應援京城繼命使虜開諭却圍城之師止三鎮之議復奉太上皇帝以歸不幸中原倣擾二聖北狩公雖得罪嶺表獨抗章應詔愿復使絕域公精忠自許亦可概見矣公嘗夢挾日以飛故有儻符他日夢尚冀反宸游之句逮拘繫

虜庭至死節之日凡十九年餐糗嚙雪視古無愧公能
隱忍就大事天傾地覆公志莫遂事既敗全家赴死而
公之志益顯嗚呼悲天 李綱傳信錄曰初宇文虛中
以中書舍人為童貫叅議官盧溝河之敗虛中走馬及
燕山奏功歸為翰林學士宣和八年秋復從貫以行金
人犯順虛中同貫本還君道以為資政殿大學士京畿
宣諭使虜騎既逼都城虛中走宿亳間至是聞虜和乃
歸上以為簽書樞密院事故京城為之語曰一走而為
內翰再走而為大資三走而為樞密虛中既奉三鎮詔
書至金人軍中自以為有和戎之功識者笑之 朱勝
非秀水閑居錄曰宣和初出師以童貫蔡攸為宣撫使
劉延慶為總帥翰林學士宇文虛中字叔通叅謀既至
境上虛中度事勢不可為乃以劄子示貫攸請罷兵其

畧云昨者耶律禧失國淳輒篡立國家以兄弟之義不
得不問舉兵延邊招納其人仍絕歲賜是為義舉今天
祐宋社全中國之恩威照盛德于殊俗顧諟明命恐不
可緩正宜明下詔書謂前日之役以淳篡立今淳既亡
其國無主幸灾伐喪非中國之義抑邊臣按不得出討
仍令雄州移文對境喻以歲次已到不知交與何人如
此可屈契丹忿戾之心寬我邊計遷延歲月得以為備
又於仁義恩威一舉兩全如女貞責我夾攻亦當喻以
元約止謂耶律禧無道今彼國再易主不伐喪義禮所
在人情所同雖云夷狄亦必心服貫攸不能用叔通
靖康初副樞安成之樞密宇文議燕保京記曰宣和壬
寅朝廷議取雲燕命取樞密宇文公以本職顯謨閣待
制叅預軍事公馳至河北見沿邊匱乏兵備缺然兼北

虜女真異日強不可制即上疏力言不可又貽書與太宰王黼元樞鄭居中及其兄承旨拜翰林學士趙野託承旨與野力勸黼黼不從遂取旨命公不得泄漏章疏時師老無功上有意中輟而契丹九大王耶律淳死國人離心黼再主攻伐之議鐫宇文公待制知檀州檀州在燕山四程久之環慶帥鄭居中薦公公遂以修撰帥慶陽而朝廷又有收復靈武之議欲命高俅總其事御筆條畫攻取之計俾公遵行又力言不可高俅自憚行事尋已而公亦罷帥責知亳州乙巳歲公為翰林學士童貫欲取雲中斗絕一隅縱可取亦不可守貫之黨馬擴李宗正等陳可取之策二疏交上時蔡京當國欲從貫言公是時為右轄與李邦彥合謀力爭于上前京之說不勝遂畫旨留俟至乙巳歲十二月金人寇邊燕山

失守報至中外失色上御保和殿召問公曰不用卿前日之說先降罪已詔以收人心人心悅則中原決保無虞上命公草詔而公先以草成詔本在懷中即取進呈又列更朝政數十事于詔本之後待上欲詔中書入政事拘于紀年賢能陷于黨籍之語大臣亦有言不須降詔公泣涕力請上從公言詔下人心大悅上曰卿素得陝右士心可以資政殿大學士為宣諭使躬往陝西擇將名兵以赴國難公以二月二十八日朝辭出京至陝西以檄文召种師中姚古令各以麾下兵赴京畿而公親總馬忠等兵至鄭州之東遇金人萬騎欲據鄭公慮鄭破即絕西兵來路遂令忠邀擊于僕射廟前金人大敗公又移文諸郡及申奏朝廷聲言陝西有兵五十萬至金人莫測虛寔遂領兵下寨不敢四出至今鄭人繪

三朝士旦會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公及馬忠像于僕射祠中公以丙午二月一日回至京師城下時朝廷于正月中旬已講和金人止俟得金帛攜師即還而李綱引兵劫寨失利無一騎還者金人忿朝廷失約再攻京城西北隅幾破雲梯四面交至矢石如雨城中精兵自梁方平團結五萬人破于滑州何灌領三萬敗于近畿結寨失利又喪數萬人驅市人登城守禦不能荷戈公憂社稷危甚即入城見淵聖于延和殿泣謂公曰救此危急有何策公言今城中惟有禁衛市人不可出戰西兵至者未滿萬人其餘計須旬日可至王師寡弱城西北隅已摧毀拒敵未有策惟有臣以身當劫寨之事臣試冒死往說之上曰卿且奮不顧身以救國家之急公即欲前去自劫寨後金人覩使人來即殺之公擐甲服朝章以三省大程官數十人從張蓋

揚鞭喝宇文大資而出城金人以萬騎圍驍前驅已有被殺者公曰我來計議事汝安得殺人金酋二太子者舊聞公名知公至即止兵引公至帳前會食公問再攻京城之事二太子曰朝廷已與我和因甚却來劫寨公曰我招西兵至城下西兵貪利不知朝廷講和只知爾須金帛數十萬所以劫寨止約不得干他朝廷甚事二太子曰是不是公曰人誰不畏死我以不能指約西兵劫寨冒死而來以明非朝廷之意公議論慷慨眾感其信義遂止攻城令公速往奏知公言今日已晚俟來早入城二太子又喜公不疑留飲至夜對公焚攻城器具翊日公對延和殿言二太子可以信義感動已不攻城今宗室諸公皆從上皇往東南惟康邸為質于軍中臣取聖旨以來日試往取康邸還闕上許之除公簽書樞

三朝士旦會編 卷二十一 五
七
密院解所服正透犀帶以賜之公次日再往金人寨中
力請康王還并指名取呂熙浩等七人謂金酋曰若此
事不見聽只在此死誓不空歸反覆至數千言金人感
其意許之公遂與康邸及呂熙浩等聯轡而歸公嘗謂
今上在兄弟中英偉絕人慮久留金人寨中建議親往
奉迎遂為今日社稷大功又慮兵久不退生變二月七
日又取旨說金酋趣其退師金酋許以四月十日為期
公再三陳諭自辰至申促至二月十日二太子曰樞密
不稍空我亦不稍空金人以虛誕為稍空請公初十日
早親來看我退師二太子又說割三鎮事二太子曰若
能固守盟約三鎮別有商量止要賦稅公遂令二太子
作誓書入此十六字于書中攜之以歸奏知上喜甚時
二太子者遘師公亦反覆說令報知粘罕回至代州矣

而李綱之門人皆曰前日保京城之功只說龐西公今
日却歸宇文須與掃了掃了之說當時忌功語也公初
與二种及姚古商議為備禦一十九事為一冊皆作畫
一畝與樞府施行而同列皆言我輩在朝金人必不來
何必設備禦所論率矛盾不合公爭于上前言主和者
不肯設備主戰者不量力以喪師輕視敵人如兒女子
豈不悞國有言者舊嘗懇公薦自代公不與至是在言
路又欲與其知己位亞政府者為地抗疏力詆公皆虛
言無寔如誣公在雲中喪師等事公未嘗縱兵又雲中
在虜境距代州三百餘里公未嘗帥大原不知何以得
此語又謂公以口舌退金人之師致王師無功祇公既
力兼同列見公智畧輻奏又有退金人保京城大功妬
之頗甚公孤立不勝亦懇外補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帥

青社朝廷降詔令三鎮邀擊金人粘罕者復回至太原
公所議備禦十九事皆不用惟唐恪間採其議而何臬
慮計策行則公復用取其策焚之備禦從此而不講公
所招宿將孫安節等皆殊責不用三鎮邀擊喪師金人
遂以盟約終不可信攻太原陷澤潞朝廷督責种師中
等陷沒相繼太原以無援失守大臣親總兵皆潰散國
威靡然金人再犯京城遂成北狩之禍皆輕敵寡謀妨
功嫉能所致也靖康丁未三月八日圃田安成之謹記
金人兀朮殂 金人李大諒征蒙記曰皇統元年副元帥
兀朮誅都元帥撻辣以割河南還大宋有逆謀提師過
江復取河南四年回師謂南北行府三帥曰吾近因國
有叛臣結連南宋自引領東伐問罪宋曰大軍至亳州
思慮越淮橋道阻遏車騎吾心熒惑未決忽淮陰一進

士遠來獻陳平宋國策時吾急遣龍虎阿魯保二帥探
路先行韓常周榮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
路龍虎遣使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為備已遣五千騎
越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水路兩勢造橋五座大喜晝
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步騎經濟淮源占據軍
河擺布斥堠細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昭信
晝夜不絕因觀宋室新立龜山城寨臨淮大勢就山為
隘若此聚糧屯兵此地據守吾雖鐵心未敢輕舉但見
空壁吾心自恃宋室空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
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盱眙之楚州行
路窄隘左有長淮右臨河渠糧道遙遠有過邵伯至山
陽人騎回惟是獲到菱實雞頭蓮子問諸軍不避寒酷
踏泥打凍決池涸港掘藕拾菱尋魚摸蚌又宰殺騾馱

相兼為食諸軍飢苦之聲不忍聞但虚心寬諭而已又諸將士云輜重俱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起盱眙此乃據山臨水大利之勢上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吾獨與蕭平章計議大言徵書于宋若從此約請詣轅門計議如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日視諸軍飢心嗷嗷忘失殆盡龍虎阿魯保言若南宋受檄由得半軍渡江不擊自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西望糧因南聽蕭信神之不寧如此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來議止淮為界誓信約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洒點集軍馬輜重驟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無六七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知但一檄書下宋取捷乃萬

世不傳之上策吾近因賊徒激惱氣衝吾守信昌日箭瘡發作過陰風痛連髓骨忽承詔報宇文國相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息及遷都之冗謀反幸得萬戶司寇惟可也若守捕獲宇文等請師暫歸朝議事至月宣到皇叔都元帥遼國王危篤親筆遣四行府帥曰吾天命壽短恨不能與國同休少年勇銳冠絕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討為大元帥左都監行營號太子軍東遊海島南巡杭越西過興元北至小不到雲城今契丹漢兒侍吾歲久服心於吾吾大慮者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聞韓張岳楊列有不協國朝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于汝等吾歿後宋若敗盟粘賢用重大舉北來乘勢惑中原人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為難矣吾從付汝等切宜謹守勿忘吾戒如宋兵果

勢威敵強擇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向與國朝計
議擇用智為輔遣天水郡王福諱安坐汴京其禮無有
弟與兄爭如尚悖心可輔天水郡王併力破敵如此又
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為國朝患害無慮者一也宋若
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悅其心目
不數歲後供須歲幣色色往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
于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擾亂理其人情必作叛亂無
慮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繼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
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離怨軍勢隳然後觀其舉措此
際汝宜一心選其精騎備其水陸謀用才畧取江南如
拾芥何為難爾也等切記吾囑吾昔南征日見宋用軍
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
之帥死贈大孝昭烈皇帝大諒本貫雄州歸義縣父成

先係雄州弓手於宣化七年累立戰功自保義郎轉至
修武郎准瀛州高陽關路安撫使司將付交統眾迎敵
又累立戰功轉武略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又功轉右武
大夫忠州防禦使奉宋命統眾守援河間已來當大兵
圍關父克四城提領兼安撫司統領累奉宋朝命令繞
義兵收復山東河北京畿等路群盜立功轉青州觀察
使又累與北兵戰敵父兵寡力不敵渡江歸宋遭權侍
制挾讐申文以群盜為名不能整雪分兵江西守候朝
廷指揮蒙遣張俊統率大軍招收父約束已次將佐不
得抗拒張俊父之忠義文成過惡恐被誅戮遂率眾歸
附前齊天眷元年知鄭州宣麻除鎮海軍節度使其詞
門下授越建旌式重兵權之奇折衝禦侮元分閭外之
憂思付戎麾喜獲處將宜敷渙號顯告明廷中侍大夫

安化軍承宣使鄭州守李成智識精明性資果毅戰遇
強敵禦貫軍鋒弓縮二鈞矢穿鐵騎增摧鋒陷陣之勇
立斬將奪旗之功仰察天時俯觀人事拯民之塗炭提
士衆以來歸允懷心膂之良增重爪牙之 嗚呼賈復
提衆以歸漢終成定亂之功尉遲捨偽以從唐屢著擒
賊之績擬予大將思配前人可特授鎮海軍節度使輔
國上將軍充山東路留守東平府住坐賜馬五十疋黃
金三十劬自元帥死後未三載貴戚爭權果如元帥所
料元德二年誅廢蕭王宗本三年又誅斬韓常周榮等
四十餘員內多有親立功者





